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 1928

Ch L 9297.74

~~Ch L 9901.74~~

Ch L^R 9297/1184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四

謀猷

周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是知調陰陽撫夷夏貞百度叙群倫其注意也深其責言也重苟非內秉德義發為訓誥始終彌綸獻可替否以熙帝載凝庶績代天治物俾民具瞻者

哉肇自禹為帝臣首叙六府臯陶稽古備陳九德以
義制事動罔不吉乃至啓沃交修存乎說命寅亮弼
治紀乎周官與邦之言藹然垂裕漢魏而下世有贊
佐或造膝以論機事或奏牘以振群綱周旋慎重衣
昭永圖布在方冊煥然可見矣

虞舜在位大禹謨禹稱大大其功謨謀也曰若稽古大禹順考古道

而言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敏疾也能

知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政治而眾民皆疾修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

伏野無遺贊萬邦咸寧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安

稽于眾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謂帝

堯也舜因嘉言無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益曰都帝

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及者遠聖無不通

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安禍亂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眷親也奄

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為天所命所以勉舜也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迺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也益曰吁戒哉儆戒

無虞罔失法度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虞度也無虞度謂戒于無形乘法循度以有

嘗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淫過也游逸過樂敗德之原富貴所忽故特以為戒也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一意任賢果于去邪

疑則勿行道義所存于心日以廣矣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干求也失道求名古

人賤之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拂戾也專欲難成無怠

無荒四夷來王言天子掌戒慎無怠墮禹曰於帝念

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歎而言念重其言為水火金

木土穀惟修言養民之本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

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言六府

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功有次序皆可歌三事之

樂乃德政之致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

俾勿壞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帝

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水

治曰平五行叙曰成因禹陳九功而伯益為虞時禹征有苗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

動天無遠弗届贊佐届至也益以此義滿招損謙受

益時乃天道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帝初于歷山往

于田日號泣于昊天于父母仁覆愍下謂之昊天言

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昊天及負罪引慝祗載瞽叟夔

夔齊栗瞽叟亦允若慝惡載事也夔悚懼之貌言舜

懼齋莊父亦順之言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誠和矧况

能以至誠感頑父舜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昌當也以益言

神况有苗帝乃誕敷文德遠人不服大布舞

然之遂還師兵入帝乃誕敷文德文德以來之舞

干羽于兩階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文七旬

有苗格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者必有道三苗

千五百里

皐陶為士師為帝舜謨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道其

也其古人也言人君當信蹈古禹曰俞如何然其言

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問所以

行皐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歎美之重順修其身悼

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言慎修其身厚次序

教而自勉勵翼載上命近禹拜昌言曰俞以皐陶言為當故拜

可推而遠者在此道也然之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數修身親親之道在

受而然之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知人所言任在能安

民禹曰吁戚若時惟帝其難之言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為難故曰吁知

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哲智也無所不

愛也愛則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佞人亂真堯憂其敗政故流放之

民歸也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甚也巧言諂

恭滔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之皐陶曰都亦行有九

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以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言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禹曰何問九德皐陶

采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為驗禹曰何品例皐陶

曰寬而栗性寬弘而柔而立和柔而愿而恭慈愿而

亂而敬亂治也有治擾而毅擾順也致直而溫行正

氣溫簡而廉性簡大而剛而塞剛斷而疆而義無功

動必彰厥有嘗吉哉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嘗以日

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

能布日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

明行之可以為卿大夫矣

邦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翁受敷施九德

成事俊又在官翁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

子如此則溪德治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能之士金在官僚工皆官也

百官皆是師師相師法

言政無非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成無教逸欲有邦

二日萬機兢兢戒慎業業危懼機微

人其代之無曠庶官天工

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叙有

厚天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禮以接之使有嘗同寅協恭和衷哉

合恭而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和善五服天子諸侯卿大

章各異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以命有德言天以五刑討有

政事懋哉懋哉言叙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者

自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

勉言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

用民為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聰明天明可畏爾用民成其

天明可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

畏之效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不可不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

敬懼在土不避貴賤有土之君

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然其所陳而美之日

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于

禹美之承以善以贊上古行事而言之因

謙辭言之言

宰輔部

五

益稷

禹稱其人因以名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因臯陶謀九德故呼禹使以陳

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拜而嘆辭不言欲使帝重臯陶

所陳言已思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

臯陶曰吁如何

問所以孜孜之事禹曰

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言天下民昏墊墊弱皆因水災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

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橐隨行九州之山林

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

暨益奏庶鮮食

奏謂進于民鳥獸新殺日鮮與益槎木獲

鳥獸民以進食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

至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日澮澮畝深之至川以入海

暨稷播種

庶艱食鮮食

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鱉使民鮮食之

懋遷

有無化居

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徙有之無魚鹽徙山林樹木徙川澤交易其所

居積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米食曰粒言天下繇此為治本

臯陶曰俞師

汝昌言

言禹功甚當可師法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

然禹

其戒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

言慎在位當安好惡所止慮念幾微

以保其止其輔臣必用直人

惟動不應僉志

僉待也帝先安所必動則天下大應之順

命以待帝志

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又乃明受

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

帝曰吁臣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鄰

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言大體若身

予欲左

右有民汝翼

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

予欲宣力四方

汝爲

布力立治之功汝群臣當爲之

予欲觀古人之象

欲觀以法象之服制

月星辰山龍華虫

日月星辰爲三辰華象草華虫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虫于衣服旌旗

作會宗彛

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彛樽亦以山龍華虫為飾

藻火粉米

黼黻絺繡

藻水草有文者火為火字粉若粟水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葛之精者

日絺五色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天子服日月而下諸

侯自龍衮而下黼黻士服藻火大夫粉米上得兼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

制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反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

審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

我違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弼

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

四近前後左右

之臣勅使敬共職衆愚頑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于是而為非者當察之

侯以明之撻以

記之

掌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答撻不是者使記職其過

書用識哉欲並生

哉

書識其非欲使改悔與其並生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當

時正其義而颺道之

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

以官不從教則以刑威之

禹曰兪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

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獻賢也萬國衆賢共惟帝臣帝

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為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也

誰敢不讓敢不

敬應

上惟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帝

不明遠近不同而進于無功以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

好

冊朱堯子舉以戒之傲雺是作罔晝夜頌頌

傲戲而為雺無晝夜當額額肆

惡無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朋群也丹朱習于無水陸地行

舟無度羣淫于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子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

甲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即往治水不以私害公啓呱呱而

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

治度水土之功故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五服侯甸綏要

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為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州用三萬人功九州功九州二十七萬庸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為方伯謂之五長以相

統治以各廸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九州五長各踞為有

功唯三苗頑凶不得統帝室帝曰廸朕德時乃功惟叙言天

行我德是汝治水之統官善惡分別也功有次序敢不念乎

商仲虺為湯左相歸自夏至于大垆自三腹而還仲大垆地名

虺作誥仲虺之誥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日誥成湯放桀于南

巢惟有慙德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為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曰予恐來

世以台為口實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嘗不去口仲虺乃作誥陳義告湯

可無可無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

禍禍惟天生聰明時乂言天生聰明是治不亂有夏昏德民墜塗

炭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天乃錫王勇智表正

萬邦纘禹舊服言天與王勇智應為民正義表天下法正萬邦維禹之功統其故服茲

率厥典奉若天命天意如此俱當循典法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慙夏王有罪

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言托天以行雷于民乃桀之大罪帝用不臧

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以明其衆言

丹府元龜宰輔部

為王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 簡畧也賢而無勢則畧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

繁多有徒眾無 道之世所嘗也 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

有批 始我商家國于夏世欲見剪除若莠 小大戰戰

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

威矧况也况我之道德善言足 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德自然理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

貨利 邁近也不近聲樂言高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也既有聖德兼有

此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 勉于德者則勉

之以官勉于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 自已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 克寬克

仁彰信兆民 言湯寬仁之德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

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 葛伯游行見農民之餉十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

之仇餉仇怨也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 曰奚獨

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該矣 後予

後予 怨者 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猷予后后來其蘇

湯所往之民皆喜曰 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久謂初征待我君來其可蘇息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 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兼弱顯之良則進之明王之道 兼弱

攻昧取亂侮亡 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 推亡固

存邦乃其昌 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 德日新

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日新不懈怠自 王懋昭

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敬王自勉

明大德立大中之道于民率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

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 自多是人莫好問則裕自

用則小問則有得所以足鳴呼慎厥終惟其始靡不

鮮克有終故戒殖有禮覆昏暴有禮者封殖之欽崇

天道永保天命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定命之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

伊尹相太甲作伊訓作訓以教惟元祀十有二月乙

丑伊尹祠于先王此湯終喻月太甲奉嗣王祗敬見

厥祖居位侯甸群后咸在在位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

灾先石謂禹以下少康以山川鬼神亦莫不寧也莫無

皆安賢君言能以德禳灾雖微物皆順之于其子孫弗

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

商王誅討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雲以寬民允懷言湯布明武

桀靈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言善惡

不在初欲慎始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言

愛敬之道始于親長則鳴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

咈先民時若言湯始修為人綱紀有過則改居上克

明言理為下克忠事上與人不求備簡身若不及使

必器之嘗如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言湯操心嘗危懼而無過

此自立之艱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布求賢哲使師輔于爾嗣

王言仁制官刑傲于有位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傲戒百官曰敢有恒

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

巫言無政敢有徇于貨色嘗于游畋時謂淫風徇求也昧

色嘗游行畋獵是淫過之風俗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

時謂亂風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

是荒亂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有一

德義廢失位邦君有一于此身國必亡諸侯犯此臣

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

濕以墨蒙士例謂下士鳴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言嘗

念祖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洋洋美善言惟上帝不嘗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作善也天之禍福

在一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修德無小則爾惟不德

罔大墜厥宗苟為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肆命

陳天命以徂后陳往古明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

天無親克敬惟親言天子人無有親民罔嘗懷懷于

有仁民所歸無嘗鬼神無嘗享享于克誠言鬼神不

誠信者天位艱哉言居天子之位德惟治否德亂為

以德則治不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言

危在所任治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明慎其所與治

亂在所法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言湯惟是終始

君王明宰輔部

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令善也繼祖善業當風夜庶幾

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善政有漸如

登高升遠無下近為始然後終致高遠無輕民事惟難無輕為力後之

可無安厥位惟危言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慎終于始于始慮終

有言違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弗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有

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鳴

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貞正也言

嘗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為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也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君罔以

辯言亂舊政利口覆國家故特慎焉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其志無限故為之極以安之邦其永孚于休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于美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還政太甲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告老歸邑陳德

以作咸有一德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大甲曰嗚呼天難諶命

靡嘗以其無嘗故難信嘗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嘗九有以亡

人能嘗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祭不能嘗其德湯則伐而無之夏王弗克庸德慢

神霄民言祭不能嘗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

迪有命言天不安祭所為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為天地神祇之主天求一德使伐祭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

受天明命享嘗也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爰於也于得九有之眾遂伐夏勝之改其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

德非天私商而主之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佑助一德所以王

民自歸于一德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言不 **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行善則吉行惡則凶

是不差德一天降之善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

其命王命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言德行始終不衰**

其德戒勿怠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 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材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

良非 **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 言臣順上布德順下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

人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

乃 **德無嘗師王善為師** 德非一方以善為主乃可師 **善無嘗王協**

于克一 **言以合于能**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 一德之言故曰

大父曰一哉王心 能一德 **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

之生 言為王而令萬姓安此則能保安先王之能 **鳴**

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為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

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能整齊萬夫其政可知 **后非民罔使民非**

后罔事 君以使民自生 **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

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

方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

傳說既相高宗高宗命說總百官 在家宰之位 **乃進于王**

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 天有日月北斗三

星二十八宿皆有 **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言立君臣上下將陳為 **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不使有位者逸

治之本故先舉其始

豫民上言立之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

又憲法也言聖王法天而立教臣惟口起羞惟甲冑

起戎甲冑冑兜鍪也言不惟衣裳在筭惟干戈省厥

躬言服不可加非其人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

休言王戒慎此四惟之事惟治亂在庶官言所官得人則治失

亂人則官不及私昵惟其能不加私昵爵罔及惡德惟

其賢言非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非善非時有其善

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雖天子亦必惟事事乃其有

備有備無患事事非無啓寵納侮開寵非其人無耻

過作非耻過誤而文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其所行居

則王之政事純粹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王曰

旨哉說乃言惟服言皆美也美其所乃不良于言予罔

聞于行汝若不善于所言則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

行之惟艱言知之易行之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

德王之誠不以行之為難惟說不言有厥咎王能行

不言則有其咎罪王又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其盤舉先

道其盤殷賢既學而終廢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業遯居田野

河沈也其父欲使高宗自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往居

無顯明之德也爾惟訓于朕志而使我志通達言汝當教訓于我

若作醴酒爾惟麴蘖酒醴須麴蘖以成亦言我言汝以成也若作和羹

爾惟鹽梅鹽鹹梅酸羹須鹹酸以和之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

邁乃訓交非一人之義邁行也言我能行汝教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

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于古訓乃有所得也事不

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惟聞非說所聞言無是道

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學以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修乃來允懷于

茲道積于厥躬信懷此學志則道積于其身惟敦學半念終始典

于學厥德修罔覺敦教也教然後知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修無能自覺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愆過也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惟說

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

乂使列衆官王曰嗚呼四海之內惟仰朕德時乃風風教也使

天下皆仰我德是教汝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昔

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一言先世長官之臣乃曰予

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言伊尹不能使其君

如堯舜則耻之若見撻于市故或能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伊尹見

得其所則以爲已罪佑我烈祖格于皇天言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大人無能及者

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美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其爾克

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能繼汝君于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說拜

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休命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

宰輔部 十五

周召公為太保作旅獒召公陳戒旅獒因獒而陳道義惟克商遂

通道于九夷八蠻四夷慕化貢其方賂九八言非一皆通道路無遠不及西旅

底貢厥獒西旅之長致貢其獒犬高四尺曰獒以大為異太保乃作旅獒用

訓于王陳貢獒之義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言明

王慎德以懷遠故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四夷無不賓服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王乃昭

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

使無廢其職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以寶玉分同

誠信其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言物貴錄人有德則物賤所

貴在德盛不狎侮盛德必自敬何狎侮君子罔以盡

人心以虛受人則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以悅使民

則力人盡其心矣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言不以聲色自玩人喪德

盡矣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志以道寧言以道

玩物喪志以器為戲弄則喪其志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

接在心為志發氣為言皆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

器用為貴所以化俗生民犬馬非其土性不畜非此土所生不珍

禽奇獸不育于國皆非所用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不

奪其刊則來服矣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寶賢任能則近人安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言嘗早起夜寐嘗勤于德不矜細行終累大

德輕忽小物積害幾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八尺曰仞喻向成也

未成一簣是以聖人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乾乾曰夙慎終如始言其能信蹈行此戒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
天下武王雖聖猶設此誠况其凡人可以無戒乎其
不免于過則亦宜矣

召公既相維宅作召誥曰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

有周御事

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介于

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協和乃可一一

節性惟日其邁

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不失中

則道化惟日其行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則敬奉其命

矣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言王當視夏殷

去其歷年戒其不長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以能敬德

故歷年數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

乃早墜厥命

言桀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王命亦王所知

我不敢

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

夏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云相兼也殷之

賢王猶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

德乃早墜厥命

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其德亦王所知

今王嗣受厥命

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厥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短之命

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

初生自貽哲命

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于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

在其初生為政之道亦猶是也

今王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今天制此三命

惟人所修脩敬德則有智則嘗吉則歷年惟不敬德則愚凶不嘗雖說之其實在人

知今我初

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維都故惟王其

疾行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其惟

王勿以小民濫用非彝勿用小民過用非嘗欲其重民秉嘗亦敢殄戮

用乂民亦惟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慎罰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

元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其惟王居位在德之首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

王顯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于天下言法政于王亦有光明上下勤恤其曰

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言當君臣勤憂

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殷歷年庶幾無之欲王以小民受天

永命我欲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長有民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

之讐民百君子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禮致敬以入其言言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

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

言與匹民百君子于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王未有成命王亦顯

臣下受安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于王亦昭著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

能祈天永命言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嘗用供待王能永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

必上下勤恤乃與小民受天永命

周公相成王既成維邑王拜手稽首誨言成王盡禮致敬于周

公求教誨之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言

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于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而祀之予齊百工倅從王于

周予惟曰庶有事我整齊百官使從王于周行其典禮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

王即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今王就王命于維邑曰當記人之功尊

人亦當用功大小為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于民者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

冊序元氣宰輔部

視工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群臣

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眾官躬化之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

往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以往

無若火始熒熒厥攸灼序

弗其絕

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熒熒厥攸灼序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

著防之

厥若彞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

其順長道及輔國事

如我所為惟用在周之百官

往新邑倅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

成裕汝永有辭

往行政化于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

汝嘗有歎譽之辭于後世

公曰汝惟冲子惟終

口呼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其終

美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

物惟曰不享

奉上謂之享言汝為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

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

惟不後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

惟專其爽侮

言人君惟不後志于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

侮慢不可治理也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棊民彞

我惟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于輔民之嘗而用之

汝乃是

不覆乃時惟不永哉

汝乃是不勉為政汝是為不篤可長哉欲其必勉為可長

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

我所為則天下不赦棄汝命嘗奉之

汝往欽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

民無遠用戾

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故如此我其遐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

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

成王順周公意請留之自

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

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

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子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奉答天命和嘗四方民

居師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惇宗將禮彌秩元祀咸

秩無文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惟公德明

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言公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

而化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四方旁求為敬

平之政不迷惑于文予冲子夙夜忘祀言政化錄公

徒早起夜寢慎其于祭而巳無所能也王曰公功斐廸篤罔不若時公

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即辟于

周命公後我小子退坐之後使就君于四方迪亂未

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于

公之大功明廸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公留教道將助

政監篤我政事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大安文武

治之為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公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

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維邑已公無困哉我惟無

斲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公必留先去以困

安天下事功無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享公之德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

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

所受命之民是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于汝大業

所以不得去大使我恭奉其道孺子來相宅其大敦典殷獻民小

今所以來相宅于維邑其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 曰其自時中

君為周家恭敬之王後世所惟先也 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曰其當用是土中為治使

乃有 予且以多事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

孚先 我且以卿大夫于御治事之臣得率行先王考

朕昭予刑乃單文祖德侔來毖殷乃命寧 我所以成明

文祖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居士中是文 予以秬鬯二

武使已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 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

貞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黑黍酒二器明潔致敬告

文武以美享既告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言我

而致政成王留之 下太平則潔告 惠篤叙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 見天

殷乃引考 汝為政當順典當厚行之使有次序無有

成乃長 王侔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王使

成為周 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 成王既即政周

嘗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 公作無逸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歎美君子之道所

君子且猶然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在念德其無逸豫

况王者乎 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

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 視小人不孝者其父

不知 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 母躬勤艱難而子乃

其勞 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為逸豫遊戲乃叛 知 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

之無所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 大戊也

世尊其德 嚴恭寅畏天命自虔 言大戊嚴恪恭敬 治

民祇懼不敢荒寧

為政敬身畏懼不敢荒寧自安

肆中宗之享國七

十有五年

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

小人

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

作其即位乃或

亮陰三年不言

武丁起其即位則小乙死乃其惟

其惟

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

在喪則其惟不言喪必發言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

怠自

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政人無

事怨心言天者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季

高宗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

湯孫太甲為王不義久為小人之行

伊尹放

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

敢侮鰥寡

在桐三年思戢用光起就王位于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于黎民不敢

侮慢憚獨

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

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

自時厥後立王生

則逸

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

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難

言與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過樂謂之耽惟

樂之從言荒淫

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

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

或十年或七八季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

樂之損壽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

文王卑服即

康功田功

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

徽柔懿

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以美道和民故民和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

于鰥寡 自朝至于日中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朝

至日曷不暇食思慮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

正之供 文王不敢樂于遊逸田獵以衆國 文王受命

惟終身厥享國五十季 文王九十七終中身即位時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 繼從今已往嗣 則其無滯

于觀于遊于逸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所以不敢過

田獵者用萬民當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

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 無故自暇曰惟今日樂後

教民非所以順天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醜于酒德哉

是以酒為鹵謂之醜言紂心迷政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

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 嘆古之君臣雖君

相安順相教 民無或胥講張為幻 講張詐也君臣以

有相欺詐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

至于小大 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

已有以 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以君變亂

否則其口詛祝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

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言此四人皆蹈 厥或

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其有告之言小

則大自敬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其

有過則曰我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信如是之 此厥

不聽人乃或譎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此

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誰惑之言則若時不永念厥辟

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

不寬綽厥心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亂罰無罪

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

其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視亂罰之又作立政

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言用臣當其周公若

忽政以君臣立政為戒立政故以篇

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順古道盡禮致敬告成

矣不可王言嗣天子今以為王

不慎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嘗伯嘗任準人綴衣

虎賁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于王曰嘗所長事

嘗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

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周公曰嗚呼體茲知恤鮮

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

哉歎此五者立政之本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

競歎此五者立政之本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

競古之人迪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

事上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其尊

天禹之臣蹈知誠信于九

德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

德德之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

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

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君以立政后矣亦猶王矣

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為官矣謀面

用不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謀所面見之

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子衆官若此則乃能三居事無疑則能

無義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祭

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祭之為德惟乃不

委任是為暴德之作先王之法往所

人故絕世無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祭

祭祭

祭祭

祭祭

祭祭

祭祭

祭祭

祭祭

祭祭

祭祭

祭祭

昏亂亦于成湯之道得升大 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

賜上天之先命王以天下 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

三有俊克即俊 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

之後能就其 嚴惟不式克用三宅三俊 言湯所以能

俊事言明德 嚴惟不式克用三宅三俊 嚴威惟可大

法象者以能用 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

三居三德之法 湯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其

不式見德 湯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其

呼其在受德皆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 受德紂

愛馬惟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 乃惟庶習逸

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為威震 乃惟庶習逸

德之人同于厥政 乃惟衆習為過德之人 帝欽罰之

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天以紂無故敬罰

有華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 亦越文王克知三有宅

希萬姓皇天無親佑有德 亦越文王克知三有宅

心灼見三有俊心 紂之不善亦于文武之道大行以

賢俊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

長謂郊祀 立政任人牧夫作三事 文武亦法禹

天建諸侯 任準人及牧治為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趣馬掌馬之

天地人之三事 雖小官長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雖左右攜持器物之

必慎擇人 契臧吏亦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 小臣猶皆慎擇

皆擇人 之小長以道義為表幹之臣及 太史尹伯庶嘗言士

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 大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 司徒司馬司

大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 司徒司馬司

空亞旅 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文武 夷微盧

未伐紂時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 夷微盧

烝三毫阪尹 蠻夷微盧之衆師及毫人之歸文王者

三所為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

刑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一 二十五

文王惟克厥宅心及克立茲當事司牧人以克俊有

德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當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文王罔攸兼于

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文王無所兼知于毀譽庶言及衆刑獄衆

當所慎之事惟慎擇有司擇有司是訓用遠庶獄庶

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是萬民順法用遠法衆獄衆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于此委

任賢能而也亦越武王率惟牧功不敢替厥義德亦于武

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不

不基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嗚呼孺子

王矣歎稚子今以為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

入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維用今也往我

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臣

乃使治之言知臣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心力也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能治我所

于我衆獄之事如是則勿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

有以代之言不可復變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

德之諺以乂我受民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

有成德之美以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

王矣歎所賢聖說禹湯之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

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

道治衆獄衆慎其勿誤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

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繇繹之茲乃俾乂言用古商湯

王立政立事用賢人之法能居之亦于我周文

于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國則罔有立政用

刑部元書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一 二十六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五

謀猷 二

漢衛綰為丞相武帝建元元年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立言極諫之士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卜式爲御史大夫式旣在位言郡國不僂鹽鐵而船
有笑可罷

魏相爲丞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
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與

同娛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

聖德民多肯本趨末或有饑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
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
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
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發倉廩
賑乏餒遣諫議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

平寃獄寇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株

馬酷酒貯積

殊馬以粟米飯馬也貯積滯米粟也

所以周急繼困慰安

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
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按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

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

三年平原渤海太山方郡溥災害

溥與並同

民餓于道路

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于此賴明詔振捄乃得蒙

吏生

捄古救字

今歲不登穀暴騰踊臨秋收歛猶有乏者

至春怨甚亡以相恤西羗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
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惟陛下留神元元率繇先帝

盛德以撫海內宣帝施行其策相又數表采易陰陽
及明堂月令奏之表謂標名之曰臣相幸得備員奉

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

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

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之

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

各有嘗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

木為仁仁者生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火為

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金為義義

者成成者方故為矩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水為智智者謀

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土為信信者誠

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

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

蕪冬興離治則泄天地之氣夏興坎治則電明王謹

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乘治節

授民事各依其節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

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

熟絲麻遂艸木茂鳥獸蕃艸古草字民不天疾衣食

有餘若是則君尊民悅上下亡怨政養不違禮讓可

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

身則亡廉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
 王事之本祈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天子
 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
 子所服第八第八天子衣服之制曰大謁者臣章受
 詔長樂宮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
 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蕭何周昌也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
 傅臣通等議陵王陵通叔孫通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
 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
 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無禍殃年壽永究
 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

舉春

王一時衣服禮物朝祭百事也

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

高帝時自有

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

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

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

罷軍卒新從軍而休罷者也

御史大

夫鼂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

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

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

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數陳便宜帝納用焉

禹貢為御史大夫列于三公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

上又上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

後又諸宮奴婢十萬餘人戲遊亡事稅良民以給之
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廩食給其食也今代關東戍

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

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

宦又言孝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婿及吏

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

者伏其誅明也疑者以與民罪疑從輕也亡贖罪之法故

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

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

威行遂從者欲從讀日縱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

使犯法者贖罪人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

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群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吏

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

姦宄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

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慢而善書

者尊於朝諄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

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

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

於世行雖大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贊耳勳目

物出氣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

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

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

崇財利相諸侯相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

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

輒行其誅亡但免官不止免官而已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

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庶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

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解讀曰懈四海之內天下之君

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况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

處南面之尊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

調和陰陽陶冶萬物正天下易於决流抑隊决欲流之水抑

將隊之物言其便宜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衆然

而大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

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言高祖取天下之難醇

法太宗之治正已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

誅姦臣遠放調佞調古誦字赦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

聲去甲乙之悵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

民皆歸于農如此不懈解讀曰懈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

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元帝下其議令民產子

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

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

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

後漢耿國爲大司馬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左右較尉
屯五原以防逃亡卒後明帝追思國言後遂置度遼將軍左右較尉如其議焉

第五倫爲司空倫雖峭直然嘗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章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卽位躬天然之德體晏安之姿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群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弊群下不

彌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姝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令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曰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干此又聞諸王王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以身教者從

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
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雒陽者宜皆召
見可因博問四方無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
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

鮑昱爲司徒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章帝詔昱問曰旱
既太甚將何以修復災告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
有成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致

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

臣欽若等曰

謂楚王英事

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寃者過半
又諸徒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爲虧
宜一切還諸徒家屬蠲除禁錮興滅繼絕死生獲所
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張奮爲司空值歲災旱祈雨不應乃上表曰比年不
登人用饑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陽氣垂盡歲月迫
促夫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
也臣蒙恩充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叙心
願對中嘗侍疏奏卽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
和帝召太尉司徒幸雒陽獄錄囚徒收雒陽令陳歆
卽大雨三日

桓焉順帝卽位拜太傅與太尉朱寵並錄尚書事焉

復入授經禁中因讌見建言宜引三公尚書入省事
帝從之

李固爲太尉質帝初將北上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
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賊發非一帝尚幼少
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其於後費三分減
一乃從固議

楊賜爲司徒靈帝初黃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
以誑耀百姓天下襁負歸之賜召掾劉陶告曰張角
等遭赦不悔而稍益茲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
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勅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
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
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
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

魏王卽文帝時爲司空孫權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
兵詔議當興師與吳并取蜀下郎議曰天子之軍重
於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權親與蜀賊
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湏軍興以成
其勢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
動擇地而後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
吳之軍無爲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衆之時帝

納其計又奏曰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群祀通天之臺入阿房之宮齊必百日養義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千其罽文綺以飭重席童女以蹈舞綴釀酎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千餘人中厩則駢駮駟馬六萬餘匹外收則扈養三萬而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嘗行陵赤軍千乘太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爲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軍徭威儀繁富降於三代

近過禮中夫所以極奢吝大抵多受之於秦餘旣遺繭粟慤誠之本掃地簡易之指又失贊贊而損文避泰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時之明祖述堯舜之際割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詳刑慎罰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日一大牢之祀群國並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旣已屢改於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按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旣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掃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坪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

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襟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舊時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湏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弁合雖且萬人或商賈墮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有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近世之失而不可或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書外雖未得偃武而弢甲放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大並勤稼穡山川成井里於廣野動則成較隊於六軍省其暴繇瞻其衣食易穡悅以使民民亡其勞悅以犯難民亡其死今之謂矣糧畜於食勇畜於勢雖坐矐烈威而衆未動畫外之蠻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投用不戰而定則賢於交兵而後威立接亦而後功成遠矣若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雲用民之時大魏投命報養之士然後除以前歌後舞樂征之衆臨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群伐腐摧枯未

足以爲喻

賈詡爲太尉文帝謂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
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
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
之不難矣吳蜀雖蕘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
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機見兵勢據險守要
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
將故舉無遺策臣料群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
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爲當
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

陳群爲司空太和中中軍大將軍曹真表欲數道伐
蜀從斜谷入群以爲太祖昔到平陽攻張魯多收豆
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旣無所因且斜谷
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
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群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群又
陳其不便並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群議下真真據
之遂會霖雨積日群又以爲宜詔還帝從之
蜀諸葛亮爲丞相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
弱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
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

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詭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卽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胃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俯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已委之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王闇芝丁立白壽劉卻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千餘人突將無前賓叟青羗散騎武騎二千餘人此

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
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
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任與
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
父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
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
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
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穉歸蹉跌曹丕
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
於成敗利銳非臣之明所能逆視也於是有散關之
後

吳顧雍爲丞相時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
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
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陛下宜禁制
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從之

晉王渾爲司空武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
之宜渾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于遠近明詔冲虛詢
及蕩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耻下問也舊三
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
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

命書指宣明詔問方士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
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冤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
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意盡陳聞以明聖指垂心
四遠不復因循嘗辭且察其答對六義以觀計吏人
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
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
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爲便帝然之
裴秀爲司空秀以尚書三十六曹統事準例不明宜
使諸卿任職未奏而薨

溫桓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使假黃鉞溫上
疏陳便宜七事其一朋黨雷同私議沸騰宜抑杜浮
競莫使能植其二戶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官
省職令久於其事其三機務不可停廢嘗行文案宜
爲限日其四宜明長幼之禮獎忠公之吏其五褒貶
賞罰宜允其實其六宜述遵前典敦明學業其七宜
選建史官以成晉書有司皆奏行之

謝安爲中書監錄尚書事輔政于時懸象失度亢旱
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謝
玄已破苻堅安奏宜乘釁分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
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畧舊都玄復率衆次

子彭城

南齊褚淵高帝時爲司徒後魏來使帝欲發王公以下無官者爲軍淵諫以爲無益實用空致擾動帝乃止

後魏咸陽王禧爲長兼太尉上表曰國朝偃武崇文偏捨之久州鎮兵人或有雄勇不閑武藝令取歲暮之暇番上之日訓其兵法弓矢千稍三分金教使人閑其能臨事無闕詔曰雖云教武未練其方旣逼北行卒聞教武脫生群惑且可停之

崔浩爲司徒時方士祁纖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爲名欲以致禱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對曰先王建國作蕃以屏不應假名以爲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都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送不可承用先是纖奏改代爲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天受命開拓皇業諸所制宜無不循古以始封代王後稱爲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享萬億不待假名以爲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太武從之是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太武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

所損于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
滿八千歲嘗羸死嘗不減萬乃不少於此而遠方乘
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圖大軍卒至必驚駭
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且牧犍劣弱諸弟交恣爭
權從橫民心離解加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梁
成滅之國帝曰善吾意亦以爲然命公卿議之弘農
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絕
臣然繼父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
重謂且羈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宜可小息又其地鹵
斥畧無水草大軍旣到不待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
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左弼李順之徒
皆曰自溫園河以西至於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
積雪深一丈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
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至渴乏去城百里之
內赤地無草又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帝乃命
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
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無
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君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
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裁不歛塵何得通渠引
漕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詆誣於人矣李順等復

曰耳聞不如目見予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愛人金錢欲爲之辭謂目不見便可欺也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斥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群臣乃不敢言唯唯而已於是遂討涼州而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及帝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圖之永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閑北風迅疾宜急擊之湏臾必碎若待明日恐其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雒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對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復動宜乘勢相擊吳令軍往一日便到平吳之後廻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內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渡渭南吳聞太武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尅帝悔之

尉春爲侍中大尉與太宰嘗英等評尚書事文成北巡狩以寒雪方降議還春曰今動大衆以滅北敵去都不遠而便旋駕虜必疑我有內難方寒雪兵人勞

苦以經

略大

體宜便前進帝從之遂渡漢而還

北海王詳領司徒侍中錄尚書事詳與人坐奏曰竊惟姦劫難除爲蠹日久群盜作患有國攸病故五刑爲用猶陷觸罔之誅道幾深殘寧息徇竊之響是以班制垂式爲治之本整綱提目政之大要謹尋奪錄事條班已周歲然京邑尹令善惡易聞邊州遠守或難聽審皆上下同情迭相淹沒設有賊發隱而不言或以劫爲偷或過掠成盜更令賊發難知攘竊惟甚臣等參議若依制削奪則縣無朞月之宰附條貶黜郡糜歲稔之守此制必行所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昔黃龔變風不繇削祿張道稱美豈憚貶退綏導之禮得失在人乃可重選慎官依律劾禁不宜輕改法令削黜郡司今請改制條還附律處其勵已公清賞有嘗典風謠黷賄案爲考第宣武從之

高陽王雍爲太傅侍中領太尉表請王公以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綉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綾綺纈止於縵繒而已奴婢布服並不得以金銀爲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行

也

任城王澄爲司空孝明初靈太后臨朝澄表上皇詔

宗制并訓詁各一卷意欲太后覽之思勸誠之益又
奏利國濟民所宜振舉者十條一曰律度量衡云公
私不同所宜正之二曰宜興學校以明黜陟之法三
曰宜興滅繼絕各舉所知四曰五調之外不一煩民
任民之力不過三日五曰臨民之官皆須黜陟以旌
賞罰六曰逃亡代輸去來年夕者若非伎作任聽卽
任七曰邊兵逃走或實陷沒皆須精簡三長及近親
若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之戶
復徵租調無以堪濟今請免之使專其業九曰三長
禁奸不得隔越縣領戶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
虎賁邊方有事暫可赴戰嘗戍宜遣番兵代之霸太
后下其奏百寮議之事有同否時四中郎將兵數寡
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帶滎陽郡西中帶
嘗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無備者居
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強兵如此則深根固本疆幹弱
枝之義也靈太后初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之澄
又重奏曰固本宜強防微在豫故雖有文事不忌武
功况今重以南蠻仍獷北妖類結來事難圖勢同往
變脫暴教忽起振動關畿四府羸卒何以防擬平康
之世可以寄安邊之久長恐非善策如臣愚見卽將

領兵兼總民職省官食祿於此乎在求還依前增兵益號將位既重則念惡亦深軍郡相依則表裏俱濟朝廷無四顧之憂奸宄絕窺覷之望矣卒不納又以流人初至遠鎮衣食無資多有死者奏并其妻子給糧一歲從之

唐魏徵爲秘書監參朝政時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請國咸欲因文泰遣使貢獻太宗令文泰使人厭恒紇干往迎接之徵諫曰中國始平瘡痍未復若徵有勞役則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經州縣猶不能供况加於此輩若任其商賈來往邊人剽獲其利

若爲賓客中國則受其弊矣漢建武二十二年天下已寧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蓋不以蠻夷勞弊中國也今若許十國入貢其使不下千人欲使緣邊諸州何以取濟人心萬端後雖悔之終無所及帝善其議時厭恒紇干已發遽追止之又帝從容謂近臣曰朕披覽史籍見前王之善事皆力行而不逮其所任用公輩數人而已此於文景之世而不逮之遠也徵進曰今者四夷賓伏天下無事曠古所未有何文景之足論然自古帝王誰不欲比迹於堯舜及其安樂也莫能終其善人臣誰不欲追蹤於稷契及

其富貴也莫能竭其心若使君臣各保其終則天下無憂不理矣帝甚嘉其言

狄仁傑則天聖曆元年爲納言安撫河北諸州遭賊之處是時河朔間爲突厥所遭脇者賊平後多懼逃散仁傑上疏曰臣聞朝廷議者以爲契丹作梗始明人之逆順或因迫脅或有願從或受僞官或爲招討或兼外賊或是土人跡雖不同心卽無別誠以山東雄猛繇來重器一顧之勢至死不廻近錄軍機調發傷重家戶悉破或至逃亡別屋賣田次不爲售內顧生計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欺國事而起取其髓腦

曾不愧心修築城池繕造兵甲當州役使十倍軍機官私不矜期之必取枷棒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修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除死此乃君子之媿辱小人之嘗行人猶水也壅之則爲泉疏之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嘗性借以唐朝爲喻殷監不遙河北河南時有恭陵之後主司逼迫切不准

程一瓦石亂接一時逃散豈不以力窮則怨不畏刑書之至愚皆如此類幸蒙唐朝見捨今爲大周淳人向無矜怨之恩安有自新之路昔董卓之亂神器播遷及卓被誅部曲無赦事窮變起毒害生人京室丘

冊府元龜 卷之三十一
虛化爲禾黍此絲恩不啻洽矣在機先臣一讀此書
未嘗不廢卷歎息今以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
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在山東群盜緣前聚
結臣以邊塵蹙起不足爲憂中夏不安以北爲事臣
聞持大國者不可以小道理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
主恢弘不拘常法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
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自天人神通暢率
土歡心諸軍凱旋得以無擾從之

冊府元龜卷之三十一 終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六

謀猷 三

唐姚崇先天中爲紫微令先是中宗時公主及外戚
皆奏請度人爲僧尼亦有出私財造寺者富戶彊丁
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至是崇奏曰佛不在外求之
在心圖澄最賢無益於全趙羅什多藝不救於亡秦

何充窄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費心慈
悲行事利益使蒼生安樂卽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
令壞正法帝納其言令有司隱括僧徒以偽濫還俗
者萬二千餘人

宋璟爲相開元五年黃門監蘇頌爲紫微侍郎同在
相位奏曰十月十四十五日承前諸寺觀多動音聲
今傳有仗內音聲擬相誇鬪官人百姓或有縛縲此
事儻行異嘗喧雜四齊雖許作樂三載猶在越音伏
惟孝理深在典故臣等旣聞此事不敢不陳卽日勅
所在停之十一月庚戌璟與紫微侍郎蘇頌奏曰悲

聞養病從長安已來置使專知且國家於孤血窮
老養病至於按此各有司存今遂聚無名之人著收
利之使實恐逋逃爲藪隱沒成姦昔仲繇仕衛出私
財爲粥以飼貧者孔丘非之乃覆其饋人臣私惠猶
且不可國家小慈殊乖善政伏望罷之其病患人令
河南府按此分付其家不許又奏朝集使每至春末
還多有改轉率以爲常璟奏請一切勒還絕其僥求
之路七年二月巳巳上封者以興慶池是符命之所
里之上字符於聖名池水之源生於朱卯請刻石紀
頌頌示天下璟又奏曰徵祥所寶在於聖德興慶休

應宇內咸知須告刻石恐塵大體望宣付國史從之
 五月又奏曰陛下屢降德音勤恤人隱此誠蒼生繫
 賴明主用心但河北不登或須給貸貴在用遍省於
 差科共遵程式又考使去日恩勅再三若有饑弊隨
 使賑廩山東蒸黎德施溥洽又頃者緣農桑在候恐
 囚繫尚多徒已下刑並責保放唯流歿等色則情不
 可寬古人慎赦義在存法恐今有言事者未能細知
 直以月蝕修德或云分野應有災祥因而多言與惑
 上聽臣以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女謁不行讒夫漸
 遠此謂修德也囹圄不流甲兵不興聖官在乎不以
 深苛為獄軍將慎舉不以輕進邀功此所謂修刑也
 尚時所陳皆朝廷常已留意縱日月慎盈滿將因此
 而致福必指期而有應且君子耻言浮於行故曰予
 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望以至
 誠動神不要制書類降其京城諸司及府縣繫囚仰
 重臣等即准勅與所由參詳處分帝報口在於朕躬
 庶事戒慎天下或恐不稱所望卿為朕耳目焉上天
 降省良有以也深輔朕之不逮

郭子儀為中書令代宗大曆十年二月奏曰臣伏以
 魏博相衛河陽三城陝州等軍吏不寧須速安撫言

甚切至帝甚然之

楊炎爲相初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而大府四時以數潤尚書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轄無失遺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以租賦進入大盈內庫以中人主之意天子以取給爲便故不復出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用不得計其盈縮始二十年矣中官以冗名持簿書領其事者三百人皆奉給其間連結根固不可動及炎作相頓首於帝前論之曰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臣主之猶懼不集往往覆取大計一失則天下搖先朝權制中人領其職以五尺官豎操邦之本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輔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參校蠹弊無斯之甚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虧用如此然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察焉詔曰凡財賦皆歸在藏庫一用舊式每歲於數中量進三五十萬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數聞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以爲難中外咸稱之

柳渾爲相貞元三年奏故尚書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京城隋朝舊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姪伯強進狀請貨宅召市入馬以討土蕃一開此門恐滋不逞討賊自有國計豈資僥倖之徒且毀棄義門虧損風教望少加責罰亦可懲勸從之

陸贄正元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請許臺省長官自薦屬官德宗俄又宣旨曰外議以諸司所舉多引用親黨兼通賂遺不得實才此法行之非便今後卿等宜自選擇勿用諸司延薦贄論奏曰臣實頭脚一無

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知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今職司皆得自達旣蒙允許卽已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寮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論其資望旣不媿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于闕敗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以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陛下旣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

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典者得以肆其誣率是而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之病常必由之昔齊桓公問管仲害霸之事對曰得賢不能任害伯也用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伯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檢邪趣向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群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况又言行難保恣其非心者乎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諸事備閱群才若令悉命群官理須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敷爲諂接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徇情亦繇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知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出訪於人若訪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故轍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不如公舉之爲愈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擇寮屬所揀旣少所求亦精得

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暗謬之責人之嘗性莫不愛
身况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華選孰肯徇私妄舉以
傷名取責者耶所謂臺省長官卽僕射尚書左右丞
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出
於其中今之宰臣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
官乃將來之宰官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頗殊
豈有爲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
可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夫求才貴廣考
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貴精
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往者則天太后踐
祚臨朝欲收人心允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
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
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
易哉而課責旣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
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名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
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
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於前哲而得人之盛未迨於
往時蓋繇寶鑒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仍速
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
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

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
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揀之規大精而失士陛
下選任宰相必異於庶官精擇長吏必愈於末品及
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卽但納橫議不稽始謀
是以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
所毀之虛實不析所試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
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
已乎帝雖嘉其所陳長官薦士之詔竟追寢之
趙退翁爲相深於理道嘗議以爲政之本選賢才敦
節儉薄賦歛寬刑罰每對殿之際必再三奏乞貞元

八年表上審官六議曰臣謬登宰府四年于茲恭承
德音未嘗不求賢爲切至于延薦職在愚臣雖當
代天之功且乏知人之鑒漸積歲月孤負聖朝無補
王猷有妨賢路况多疾憊兼慮闕違頃奉表章備陳
肝膽陛下以臣性拙近真身病可矜不棄尋微尚加
委任自此思省報效尤難莫副堯舜之心空懷尸素
之懼伏惟陛下法象應期聖神廣運雲行雨施皆發
自然訓誥典謨悉經會覽臣所以不敢援引古昔上
煩天聽且以用人之要願申鄙見復念稽顙丹陛仰
對宸嚴書訥易窮遽數難辨理詳則塵黷頗甚言畧

則利害未分若默以求容苟而竊位縱天地之仁幸免在外中之責何逃非陛下用臣之意也其所欲言者皆陛下思慮之內臣但以頂戴恩造不知所爲身被風毒漸憂沉痾是以懇懇勤勤切於愚誠也臣聞開元貞觀之際宰輔論事或多上書所冀獲盡情理今臣酌前代之損益體當時之通變謹獻審官六議伏惟間宴賜其省覽其大指議宰臣曰宜博採衆賢用爲輔弼今中外知其賢者伏願陛下用之識其能者任之求其全才不可得也議進用廢官則曰異同之論是非難辨由考課難於實効好惡難於衆等所以訪之彌多得之彌少選之彌切慮之彌難屬者臣因論求才選士古今爲難按十得伍賢愚猶半陛下謂臣曰何必五也十得三斯可矣聖主思賢至是而宰臣不能進之罪也進賢在於廣任用明殿最舉大節棄小瑕隨其所能試之以事用人之大綱也議京諸司闕官則曰當今要官多闕閑官十無一二文官武官任用資序迥遷要官本以才行閑官多因恩澤朝廷或將任使多擬要官要官則人少闕多閑官則人多闕少明當選按者轉少在優容者轉多宜補闕員務育材用夫大厦永固是梁棟榱桷之全也聖朝

致理亦庶官群吏之能也議中外考課官則曰漢以
數易長吏謂之獎政其有能理者輒增秩賜金或八
九年十餘年乃入爲九卿或遷三輔功績茂異遂至
丞相其間不隔數官今陛下內選庶僚外委州府課
績高者不次超昇致理之法無踰於此臣愚以爲黜
陟宜立年限若所居要重未嘗遷徙就加爵秩其餘
進退令知褒貶之必行遲速之有嘗如績在中等年
考及限與之平轉中外迭處歷試其能使無苟且之
心又無滯滯之慮議舉遺滯則曰官司旣廢必委宰
輔宰輔不能徧知又詢于庶官庶官不能徧知又詢

於衆人衆聲囂然守有臧否十人舉之未信一人毀
之可疑殆至于今茲弊未改其所舉所毀亦盡愛憎
也若不於審實而承聲言之大凡嘗人之心以稱人
之善爲情以攻人之過爲直苟有除授多生謗議繇
是宰臣每將薦用亦自重難日往月來未副聖意宜
須聽時論所舉多者先用必非文故皆不棄之議擢
用諸使府僚屬則曰諸使群吏各自精求務於得人
旣經試效能否可知擢其賢能置之朝列或曰外使
須才固不可奪臣知必不然也屬使府賓介每有登
朝本使殊以爲榮自喜知人且明公選任凡才能之

王各位未達多在方鎮日月在上誰不知之思登闕
廷如望霄漢宜須博採無俾久滯帝荅曰朕端拱虛
懷精求至理弼違獻可允屬台臣卿道著直方識通
今古思振淹滯以叙彞倫罄竭謀猷裁成議列志在
裨贊實沃予衷克彰奉職之誠深得大臣之體再三
省閱良多嘉重焉

賈耽爲相貞元十六年九月義成軍節度盧群卒甲
戌以尚書左丞李元素爲義成軍節度鄭滑等州觀
察營田使耽奏曰自今以後諸道節度缺但自朝廷
除者莫無他慮若於軍中擢用必有向背喜懼者人

心固不安帝以爲然及蔡州吳少誠拒命以鹽夏節
度使韓全義討之兵敗耽奏曰全義五樓退軍賊不
敢追趨者應望國家恩貸伏恐須開其生路帝是之
詔雪少誠

杜黃裳元和初爲相與憲宗語及方鎮除授黃裳言
德宗朝每方鎮死多先命中使探其軍情至則納其
副俸及大將厚賂歸稱其美以是因循方鎮罕有特
命帥守者陛下宜熟思貞元故事稍以法度整肅諸
候則天下何憂不治帝然其言繇是用兵誅夏屬之
後不容藩臣蹇傲尅復兩河威令復振蓋黃裳啓其

表也又帝謂宰臣曰朕嘗覽前史見歷代帝王或怠於聽理或親於煩政互有得失其理安在黃裳對曰帝王之務在於修己簡易擇賢任之宵衣旰食以求人瘼捨己從人以務厚下固不可怠肆安逸然事有綱領大小當務知其遠者大者至如簿書訟獄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也秦始皇自程決事見喉前代諸葛亮霸國之相耳二十罰以上皆自省之亦爲敵國所請知不久堪魏明帝欲案省尚書疑事陳矯稱其不可隋文帝日晏聽政每令衛士傳食太宗皇帝亦笑其煩察則爲人上之體固不可代下司職但擇人委任責其成功賞罰苟信誰不盡心傳稱舜之德曰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誠以能舉十六相去四凶也豈與勞神疲體自任耳目之主同年而語哉但人主嘗患在不能推誠人臣之弊在不能自竭由是上疑下詐體貌或虧欲求共理自然難致苟去此弊何患不至於理帝深然其言

武元衡元和爲相詔追浙西節度使李錡錡稱疾請醫理俟歲一入朝帝以問宰相鄭絪請如錡奏元衡曰不可且錡先自請來朝詔旣許之卽又稱疾是可否在錡也今陛下新天下屬耳目焉若使姦臣得遂

其私則威令從此去矣帝曰遽追之筭果計窮而反
李吉甫爲相憲宗謂宰臣曰當今政教所施何者爲
急吉甫對曰爲政所急諒非一端自非事舉其中固
不可臻於致理然國以人爲本親人之任莫先牧宰
實繫一方若廉察得人委之臨撫列郡承式政化自
宣苟或非才爲臺實甚由是而言觀察刺史之任爲
切自昔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故得久於其事風
化可成而未代命官多輕外任選授之際意在沙汰
委以藩部自然非才刺史數廣益非慎擇加以更代
促遽人無安志迎送之費竭耗不供此最爲弊聖
所及實窮政本伏望慎守良制改革前失則西海業
福人無苟且之心帝深然之時京城諸僧有以請莊
磴免稅者吉甫奏曰錢米所徵素有定額容緝徒有
餘之力配貧下無告之氓必不可許帝不止

李藩爲相元和四年十二月憲宗謂宰臣曰前代帝
王理天下或家給人足或國貧下困其故何也李藩
對曰古人云儉以足用蓋足用必繫於儉約誠使人
君不貴珠玉唯務耕桑則人無淫心俗曰敦本百姓
旣足君訖與不足自然府帑充羨稼穡繼登若或人
君力貴異物上行下效風俗日奢去本務末衣食益

乏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自然國貧家困盜賊乘隙而作矣今陛下永鑒前古思躋富庶躬尚勤儉自當理平伏願以知之爲非難保之爲急務宮室輿馬衣服器玩必須損之又損示人變風則天下幸甚帝曰儉約之事是我誠心貧富之繇如卿所說唯當上下相勗以保此道倘有踰濫極言箴規此固深期於卿等也藩等拜賀而退

權德輿爲相元和五年憲宗謂宰臣曰朕以禁中舊殿歲久傾危欲漸修葺緣國用未足每務簡儉至於車服飲食亦畏奢侈不知竟可營造否德輿對曰仲

尼謂大禹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爲無間言漢文帝欲起露臺以百金中人十家之產曰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爲於是遂止是以文帝之代四海富庶俗知禮讓今陛下至誠恭儉有過前王實天下幸甚

李絳爲相元和七年憲宗謂宰臣曰人之行事常患不通於理已然之失追改復難古人處此復有道否絳對曰行事過差古之聖人皆所不免故天子置輔弼之任有諍臣七人皆選正直端莊之臣以備其選規主以道德勉主以公正故主心理於中臣論正於

外制理於未亂銷患於未萌主或過舉則諫以止之
故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爲用以致康寧
此亦常理非難遵之事但矜得惜失當情所弊古人
貴改過不吝從善如流良爲此耳陛下以上聖生知
研慮幾道臣等倘位無所護明伏聞聖語益慙愚瞽
然無代無賢在用之與否耳昔燕昭王築臺以待賢
士鄙隗首進請自隗始則四方之賢聞風而至臣等
雖以至愚下漸明聖苟不拒愚言同於詢芻蕘豈可
今日則真賢將至直諫競啓矣帝曰朕之不明也
於諛然擢用卿等唯冀其諫必當盡心無隱敢進在

口之言社稷是賴非余敢私也絳等蹈舞拜謝而出
憲宗又謂宰臣曰昨者地震草樹皆動搖何祥也絳
對曰在昔玄元皇帝以大聖明獻通於天下之理因
周三川之震云天地之氣不過其序人亂之也人政
乖錯則上感陰陽之氣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
昇於是地震又孔子修春秋所紀災異先地震曰
蝕蓋地載萬物日爲君象政有感傷天地見責書之
示戒用儆後王伏願陛下勉保虔恭之誠動以利萬
物綏四方爲慮則變異自銷休徵可致也帝深然之
常貫之爲相元和和中以淮西之後鎮州盜發輦下綏

宰相武元衡傷御史大夫裴度及度爲相二寇並征
議者以物力不可貫之請守鎮以養威攻蔡以專力
憲宗方急於太平未可其奏貫之進言陛下豈不知
建中之事乎天下之兵始於蔡急魏應齊趙同惡德
宗率天下兵命李抱真馬燧急擊之物力用屈於是
朱泚乘爲亂朱滔隨而向闕致使梁漢爲府奉天有
行營皆陛下所聞見非他不能忍待次第速於撲滅
故也陛下獨不能寬歲月俟拔蔡而圖鎮耶帝深然
之

崔群爲相元和十四年誅李師道憲宗顧謂群曰師
古雖自襲祖父然朝廷待之始終其妻於師道卽嫂
叔也雖云逆族若量罪輕重亦宜降等又李宗爽雖
抵嚴憲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之族也今其
子女俱在掖庭於法皆似稍深卿等留意否群對曰
聖情仁惻罪止元克其妻近屬儻獲寬宥實合弘煦
之道於是師古妻女宜娘詔出於鄧州安置宗爽妻
常氏及男女先沒掖庭並釋放其婢奴資貨皆復賜
之又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坐贓詔付京兆府決殺
長孺母劉求哀於宰相群因入對言之憲宗愍其母
老年乃曰朕將屈赦長孺何如群曰陛下仁惻赦之

當速令中使宣諭如待正勅卽無及也長孺竟得免
死長流群之啓奏平恕多此類也其年帝謂宰臣曰
聽受之間大是難事推誠選任謂所委者必合悉心
及至臨事亦聞皆有頗曲朕臨御已來歲月漸久雖
不明不敏然見物理漸詳每欲於事察審比令學士
編錄古今疑謗類昨以披閱見曖昧似是之事頗爲
鑒戒群等奏曰情無曲直辨之至易稍涉欺詐審之
實難孔子所謂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誠以
巧言浸潤微昧難覺故古之鞠獄皆聽三訊慮其寃
誣擇賢任之嚴法斷之使人務誠直理歸公正則亦
何繇致蔽僞也陛下覽今古惑聽之說以廣聰明益

往知來實天下幸甚時欲收復河湟國用不足和府
長吏繇是希旨往往摺拾自爲進貢會處州刺史苗
稷直進羨餘錢七千貫群請下令却賜本州代貧遊
戶稅錢遇茲時獎物論歸之

裴度爲相元和四年憲宗嘗與宰臣議及人臣事主
當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樹朋黨朕甚惡之度
對臣聞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故君子小人未有無徒
者但君子爲徒則是同德小人爲徒則是朋黨此是
外甚相似中實相遠在聖主觀其所行之事以辨之

度等退相賀曰聖上今日論君子小人之事可謂誠言是則聖主以爲難辨則易矣以爲易辨則難矣今陛下以爲辨之難則君子與小人彌當自區別矣他日幸臣或以當今利病欲有所釐改及陳爲臣事君之道帝必往復詰問既盡理之後則曰凡事口說則易躬行則難卿等旣爲朕言當須行之勿空陳說而已宰相起而對曰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爲難陛下今日處分可謂至言臣等敢不鼎厲以副天心然亦以天下之人從陛下所行不從陛下所言臣等亦願陛下每言之則行之耳帝大悅十二年以楊元卿授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未行改授光祿少卿初朝廷比令元卿與李勣會議於唐州東境選要便處權置行蔡州如百姓官健有歸順者便准勅優恤必令全活旣而召見元卿遽奏請借度支錢及言事頗多不合旨度亦以諸將討賊三年功成在旦暮如更分土地與元卿卽慮相侵生事故罷前命而改授焉

寶曆二年四月乙丑送幽州春衣中使內養楊文瑞流崇陵李孝溫元陵艱難已來朝廷春衣嘗命中人賜方鎮及將士時服今春衣所賜幽州時服朱克融嫌踈弱執中使以聞帝特優容別命中人宣諭仍更

賜衣服楊文端等先是克融晉春衣使又奏云伏聞陛下欲幸東都今請將兵馬并丁匠五千人赴東都修理宮闕迎候車駕又奏三軍今季無春衣擬於朝廷請一年春衣約三十萬端足方可足用不然三軍不安帝覽表召宰臣等問如何處分爲宜我欲遣一重臣宣慰兼便索春衣使得無度對曰克融本克族無故又敢悖慢必將滅亡陛下不足爲慮譬如有一豺虎於山林間自吼自擲但不采顧自然無事此賊只敢於巢穴內無禮動必不得今亦不要遣使宣慰亦不要索所留勅使更緩旬日與一詔云聞中官

至彼稍失去就待到我當有處分所賜御春衣有司製造不謹我甚要知已令科處所請兵馬及丁匠五千人赴東都固是虛語臣料賊中必出不得今欲直挫其姦意卽云卿所請丁匠修宮闕可速來已勅魏博等道令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語必悖惶失計若未能如此猶示含容則報云東都宮闕所要修理事在宥司不假卿遣丁匠遠來又所言三軍春衣自是本道事比來朝廷或有賜予皆緣徵發須至優恩若尋嘗則無此例我固不惜三二十萬疋物只是事體不可獨與范陽卿宜知悉只如此處分卽得陛下更

不要介意帝從之遂進詔草及詔到後皆如度所料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七

謀猷 四

唐李石爲相太和末文帝御紫宸殿石奏曰請准今
月三日詔命起居卽起居舍人執筆記言記事帝問
石曰坊市人得漸安未石對曰亦已漸安然近日苦
寒蓋緣刑殺致此陰沴又罪人索聯枝黨未已伏乞

聖恩特賜寬宥鄭覃曰所坐周親已有處分訖若不寬解卽恐連累至多石又奏曰昨聞鄭注到鳳翔招召兵士至多所招募者皆被殺戮竊恐邊上乘此生事伏乞降詔書安諭帝曰政貴寬恕固宜如此覃石等對曰遇惡揚善古聖所重帝曰朱叔夜入言罪人須早令御史鞠問如無過卽與洗雪勿令虛受賊汗之名又曰宰相之務在選賢任用石奏曰臣與鄭覃俱爲輔弼不立肝膽豈敢不盡但以人各有求苟遂所欲則美譽至稍不如意則謗議生覃曰事有百計請各委任帝曰各須求才仍委百司宰相豈可一一

領慎不得懼百司有權覃曰臣嘗聞李林甫忌前好人帝曰林甫姦臣也豈足論石曰比者選才先試以吏事文武兼才者或主邊兵或管錢穀苟有能事然後入用近日皆以資序進用由是乏人帝曰國朝近來取士與向前頗異覃曰臣聞南朝多用文華所以不理今日以才堪卽用不必文辭借如中書舍人草制詔每人只要三數句話粗說其人豈必全序官資歷任帝曰凡進士及第有方鎮奏請判官者第一任未經作州縣官莫依但第一任曾作縣官卽第二任依奏覃曰此科多輕薄不必盡用帝曰輕薄敦重色

刑府元龜 卷之二十四
色皆有亦未必全在此科况此科已二百一亦不可
邊改單曰亦乞不崇樹石曰人家兄弟十數人或三
五人但稍有智慧者卽業文學若州縣有一文學人
在其中雖地至偏遠必少差事陛下若盡令選授州
縣官卽不減選帝曰今加至四十人三年卽選與州
縣官得資卽任諸處奏充判官卿便處置奏來帝曰
朕十年孜孜求理迄今竟未見太平如何單曰究其
根源蓋以黎人困弊臣聞百姓富則國富國富在藏
之於野欲天下理莫若恤蒼生石曰又三志恤蒼生
恤若得術亦應不難根本在朝廷事在節用革去冗

食祇如司農寺木炭價每年約支八萬貫有司無以
隄防姦吏夤緣所支不啻一倍以臣親見且去簿書
姦盜然後百司理百司理則天下理若網在綱則百
事整帝曰我每思貞觀開元之時觀今日之事卽往
遙憤氣填膺單曰陛下頻言及此臣等不勝慶抃臣
與石等漸期條理以副聖心石曰求理之道在乎自
上而下至於禁中衣服裝飾外皆倣倣以爲時尚陛
下躬儉節用風俗已移長裙大袂日漸減少若吏令
戚屬絕其侈立不慮下不從教帝曰且左街副使張
元昌使用金唾盃何奢侈之甚昨因李訓事已斬矣

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帝又謂朗曰適來所紀自是直書未有否臧一見無爽朗乃進所紀帝畧覽曰卿宜門外重寫錄進來其日晚內出詔宣示宰臣曰適來鄭朗等奏朝來所紀之事擬不進本人君之言良史善惡必書或有平生之閑話不關理道之體要垂諸將來實爲愧耻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得戒醜言開成初帝御紫宸殿石與鄭覃等進曰陛下改元御殿中外寧謐全放京兆府一年租稅又停天下四節度進奉恩澤所該實當要切近年赦令皆不及此帝曰朕務行其實不欲崇長空文覃曰在守之而已石曰赦書須內置一本陛下時看之又十道黜陟使去日更付與公事根本令向外與長吏詳擇施行方盡利害之要帝召監倉御史問太倉粟數御史崔虞對曰見粟有二百五十萬石帝曰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約歲費不少而所蓄非多深可軫慮石曰京畿類旱無以添置待至來年徵西稅麥時納麥穀時納穀自然國蓄漸實人亦樂輸帝曰如今用粟處且給假錢來年折納務優農人覃曰若不優之折納爲

害石又奏涇陽水利方春作時請禁碾磴秋冬水閑
任却動用單曰務農乃厚其本也游手末作自當禁
止帝曰百司弛慢要須條舉因指御爐曰此物始亦
華好用之既久乃無光彩若不修飾何繇復初石曰
百司皆有官長在陛下各責其事而已單曰丕變風
俗當考實劾晉時嵇阮之流竟何裨益帝曰阮籍居
母喪飲酒食肉隳紊禮教單曰三十年以來不務實
事相尚爲顏黃石曰此本因理平人人無事安逸所
致今之人俗但遠慕王夷甫耻不能及帝曰卿等輔
朕爲理必在振舉法度法者三王之鞭策乘馬不執

鞭策可望致遠乎鄭覃李石謝石曰陛下撫念萬方
形於憂歎臣等雖甚駑庸敢不力奉聖志湖南觀察
使盧周仁奏請進羨餘見錢二萬貫雜物八萬貫覃
以爲不可受恐朝廷生好貨之風有土者率相效尚
則侵削之患多矣不如還之使代貧下征徭帝深嘉
之二年前秘書監吳士矩以任江西日加給將士糧
料貶蔡州別駕己丑帝御紫宸謂宰臣曰吳士矩初
至洪州在庫錢二十萬貫今交割所奏止有九萬貫
不可不就洪州推按石曰士矩擅有添給誠合推窮
以其闕涉衆多恐懷連累之懼臣所以請先事貶官

今口語不息事須更盡理按問軍人情狀難保須爲之防故前推董昌齡迨至梧州後處置蕭洪亦迨離本道帝然之因許就東臺推鞠帝又問王晏平冒沒官馬百疋及噐甲事覃石言方鎮因緣寵任侮易朝章若法在必行亦宜革之有漸

楊嗣復爲相開成中文宗問宰臣曰人言讖辭豈實有乎嗣復曰光武好讖多以讖決事於是讖書大行爲後代笑班叔皮書著王命論以止庸妄姦亂者之心李班曰喪亂之時佐命者務稱符命致理之代只合推諸人事帝然之帝又謂宰臣曰南朝唯以寫經

造佛爲功德此豈謂功德和嗣復曰古稱博濟生人謂之功布澤無私謂之德彼豈足稱功德莫大於濟生人德及後嗣宜哉帝又謂宰臣曰少有如今日四方無事時班曰譬如人四體平和嘗將息如恃之自忽卽病立至亦繇朝廷嘗於無事時尤須思政求理卽必無患嗣復曰苞桑之戒誠不可忘所謂亂者有其理亡者有其存帝曰朕在位十四五年無功無德幸遇天下無事固不敢望貞觀開元嗣復曰自古帝王但能認得所遇之時卽好陛下今日不在更思開疆拓土勿以爲不足然亦不可便謂不足更慮須益

毓戒帝曰嗣復所言是定朕心帝又謂宰臣曰天后朝用人自布衣便與宰相當時還得力否嗣復曰天后朝與今日事異深行刑辟輕用官爵乃自圖之計才若歷試方見其用當艱難之時則要拔擢今既無事且循資級古人云三綱失序拔士爲相四夷交侵拔卒爲將此蓋不得已之時非理平之事時姚勗初除省郎左丞韋溫不放上帝問宰相韋溫不許姚勗上何如嗣復曰韋溫志在銓擇清流姚勗亦不聞有缺落事行自殿中授職鹽鐵元崇之孫復有公才今乃獎之如有公才卽不爲清流恐無人作官有似袁

晉之風嗣復曰使府判官今人數猥多徒有糜費臣欲條流帝曰莫限及才人否嗣復曰有人才自別但澄去淳獎者菁華自出帝曰蕭復爲相難言者必言真正之相也卿其志之

李德裕爲相會昌五年六月奏云臣等按史記仲尼在位聽獄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伏見漢魏已來朝廷大政必令公卿奏議講求理道博盡群情所以政必有經人皆務學著在史策粲然可觀臣等商量如有事關禮法群臣疑滯者望各令本司申尚書都省下禮官學官詳議見意不同者任爲別狀

如是刑獄亦令法官同議然後丞郎已下詳其可否
開奏如郎吏有能駁難者皆許上聞並須先據經義
其次取正史前賢故事不得自爲意見言涉浮華如
禮官學官才識出人議論精當向後擢授臺省官郎
吏卽別與遷擢所異漢魏之風復行今日從之十一
月又奏云臣等聞恤貧寬疾著於周典無告嘗餒存
于王制國朝立悲田養病置使專知開元五年宰臣
宋璟蘇頲奏所稱悲田乃闡釋教此是僧尼職掌不
合定使專知請令京尹按此分付其家玄宗不許至
二十二年十月斷京城乞兒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
錢收利給之今緣諸道僧尼盡已還俗悲田坊無人
主領必恐貧病無告大致困窮臣等商量緣悲田出
于釋教並望改爲養病坊其兩京及諸州各於子錄
事耆壽中揀一人有名行謹信爲鄉閭所稱者專令
勾當其兩京望給寺田十頃大州鎮望給田七頃其
他諸州望委觀察使量貧病多少給田五頃以充粥
食如州鎮有羨餘官錢糧與置本收利最爲穩便若
能如此方圓不在給田之限從之十二月又奏云臣
等每蒙延英召對獲聞聖言嘗欲朝廷尊臣下肅此
是陛下深究爲理之本伏以管仲古之大賢明于理

國其言可以爲百代之法管仲云凡國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君尊則國安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明君察于理人之本莫要于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不從令者死四者死而無赦又曰令雖在上而論可與不可者是上失其威下繫於人也自太和已來其風大弊令出于上非之者在下此弊不除無以理國事帝弘質所論宰相不合兼領錢穀臣等敢以事體聞奏昔漢相衡云所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賤人圖柄則國家播動而人不靜今帝弘質

受人教導輒獻封章是則賤人圖國柄矣臣等又以蕭望之是漢朝明儒重德爲御史大夫奏云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御史中丞詰問又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書云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兼總數職太宗云此安有毀謗欲離間我君臣流師合於嶺外又聞諸賈誼云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有級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亦繇將相重則君尊其勢然也如宰相姦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固是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議古

者朝廷之士各守其官思不出位常弘質賤人豈得以非所宜言上黷明主此是輕宰相矣後漢大學諸生頗干時政其時謂之處士橫議皆是亂風深要懲絕伏望陛下知其姦計從朋黨而來每事明察遏將來之漸則朝廷安靜邪黨自消臣等所感憤望時賜省覽又奏伏見天寶已前中書舍人六員除機密遷授之外其他故事皆同商量宰臣姚崇奏云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既異所見或殊御使雷同情有盡臣既居官長望於狀後略言事理優劣奏聽進止自艱難已來務從權便政頗去於臺閣事多繫於

軍期決遣萬機事在宰弼伏以陛下神武功成昧且思理情覈庶政在廣詢謀詩云不愆不忘率繇舊章前漢魏相每觀故事以爲古今異制方在奉行故事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有司支遣錢穀等外臺閣嘗務關於汭華州縣奏請繫於典章及刑獄等并令中書舍人依故事商量臣等詳其可否當別聞奏從之

鄭畋僖宗朝爲相乾符五年黃巢起曹鄴南犯荆襄東渡江淮衆號百萬所經屢陷郡邑六年五月陷安南府據之致書與浙東觀察使崔粲求鄆州節鉞璆

言賊勢難圖宜因受之以絕北顧之患天子下百僚議初黃巢之起也宰相盧攜以浙西觀察使高駢素有軍功奏爲淮南節度使令扼賊衝尋以駢爲諸道行營都統及崔瑒之奏朝臣之議有請假節以紓患者改採群議欲以南海節制縻之攜以始用高駢欲其立功以圖勝攜曰高駢將畧無雙淮土甲兵甚銳今諸道之師方集羸爾饑寇不足平殄何事捨之示怯而令諸軍解體邪改曰巢賊之亂本因饑歲人以利合乃至實繁江淮已南薦食殆半國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戰所在節將閉門自守尚不能技不如釋咎

包容權降恩澤彼本以饑年利合一遇豐歲詭不懷思鄉土其衆一離則巢賊兀上肉耳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若此際不以計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憂未艾也群議然之左僕射于琮曰南海有舶之利歲貢珠璣如令妖賊所有國藏漸當廢竭帝亦望駢成功乃依攜議及中書商量制勅改曰妖賊百萬橫行天下高公遷延玩寇無意剪除又從而保之彼得計矣國祚安危在我輩三四人畫度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稅駕之所矣攜拂衣而起袂染於硯因授之僖宗聞之怒曰大臣相詬何以表儀四海二人俱罷知

政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廣明元年賊自鎮表北
渡江浙虜酋廖暉淮南郡縣高駢止令張麟控制衝
要開壁自固天子始思改前言二人俱徵還拜改禮
部尚書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四月中書奏諸道節度防禦刺
史各著功名並全忠孝洎蒙昇獎皆荷渥恩雖萌為
治之心未展分憂之効况聞藩府不可以久虛侯伯
不可以久闕藩府虛則兵不輯侯伯闕則化不行繇
此觀之為務甚急請令歸本任不奉詔旨不得輒離
治所從之

是時諸藩府連帥或屯師于邊或在闕下
皆遣人權典後事人整旣畢法多聚飲將

議甚危之宰相故有是奏帝雖依允終却
遲留及王室危難驟起荆湘皆由此也

趙鳳明宗天成三年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時車駕將
幸大名而六師家口纔自雒陽遷於汴水亟聞師動
初有難色及至百官上表聖慮未迴頗有狂說定州
王都正多疑慮人情相恐軍士惶惑在位咸不敢言
鳳手疏於樞密使安重誨直論其事重誨自驚具白
於帝翌日詔罷行期內外謐然安帖

王建立為右僕射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
成三年五月以時所急務陳六條以奏之其一以南
北節氣有殊賦稅起徵無別請不預定月日但考其

年終殿最其二請不令省使差人徵訾州縣乞明以賞罰委於長吏其三以藩侯郡守頗有替移州縣以迎送爲勞牧伯無化治之意請立考限其四請所在倉場許每斗加納三合爲雀鼠之耗其五以凡於內班差使臣請選其夙舊或積練事體者充免取笑於四方實有辱其君命其六諸道軍職唯守本處轉遷乞罷宣補之命奉勅皇王宣政侯伯分憂薄賦輕徭方爲濟物迎新送故必恐擾人徵賦以不虐黎庶爲先銜命以不辱朝廷爲貴乃至藩方職列無非戮力奉公各有區分不令踰越朕自臨太寶每尚淳風動不疑人靜惟恭已中外無間上下相勸建立旣列台司兼權邦計所述否臧之事皆窮利病之源情切參禪理當俞允宣准往例州縣官三十月爲限刺史以二十五月爲限仍以到任日爲數其節度使以山河是託與牧宰有殊繫自朕懷難拘嘗限若頗有除替何暇葺綬宜仍舊餘依所奏

馮道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天成三年七月帝延宰臣於便殿道曰數州霖雨雖秋稼以傷時物皆賤邊鄙河水泛漲契丹未可南顧閏八月延宰臣於玄德殿道又以居安思危有始有卒申於鑒誠四年五月帝

問宰臣曰時事如何道對曰時熟人安帝曰此外如何道曰陛下淳德上合天心臣聞堯舜之君人所慕之桀紂之主人皆惡之蓋爲有道無道也今陛下恭修儉德留心治道民無徭役故相與言曰堯年舜日不過人安俗阜爾自貞觀十年已後魏徵等奏太宗曰願當如貞觀之初臣今亦願陛下嘗思登極之初則天下幸甚八月帝御中興殿道奏往年淄州四縣水損田省司額定租稅州使徵督甚急以至戶口流散今歲特宜優恤從之戊午帝御中興殿對宰臣論時政何者爲切道對曰務惜生靈爲切臣記近代詞

人爲古調詩云正月賣新絲二月糶新粟救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縮羅窓徧照逃亡屋此詞義雖淺規諫道深臣諷誦之實覺有理帝深納之九月戊寅帝御中興殿又顧謂宰臣曰時事近日何如道奏曰臣省事已來無歲不聞戰伐蓋政令不一王綱弛紊伏自陛下纂隆五載服之以武威懷之以文德任賢不二去邪不疑天下歸心人知耻格近歲已來可謂無事趙鳳進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陛下嘗保此道始終則運祚無窮矣去興三年三月帝顧謂宰臣曰春雨稍多久未

晴霽何也道對曰水旱作沴雖是天之嘗道然季春
行秋令臣之罪也更望陛下廣敷恩澤久雨無妨於
聖政也四年二月帝對宰臣於中興殿道奏曰新授
尚書令秦王昨向中書領事稟承睿訓其德日新每
日朝謁五鼓待漏左掖門夫親賢國之基本臣聞古
人有善爲師傳教導太子者太子食有邪蒿師傳遽
噲去之曰其名不正不可以食太子蒿非邪也但惡
其名况人事乎臣思莊宗皇帝二十年血戰定天下
而不修德政三載覆亡郭崇韜輔佐先朝又不喜見
創業勲舊夫國以人爲本今之親人者節度刺史令
錄而已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則亂不可不慎選書云
若蹈虎尾履春冰日慎一日唯陛下安不忘危治不
忘亂而已矣十月以上尊號應在朝文武臣寮並宜
加恩其有八月四日已後遷官者不在此限時上肯
欲徧與百寮轉官而道等以爲轉官須論資考乃奏
叙階勲而已

盧文紀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末帝清泰元年上疏曰
臣聞事君盡忠孔子激揚於直道無功受祿周詩譏
諷於曠官敢因災沴之時輒貢傾輸之懇臣伏見比
年以來朝廷多故人事則兵喪禍亂天時則水旱虫

霜若非陛下拯溺救焚移災作福則生靈受弊宗社何依今則區宇甫寧人神胥悅但以自憂愆陽及秋霖雨雖勞聖慮過切閔傷蓋屬當否數之辰尤費消穰之力雖民斯鮮福亦天道使然爲君之難實見於此臣聞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是君宜執柔以御下臣當剛正以報君則冀上下和平君臣訢合臣思德宗初置學士本不以文翰是供蓋獻納論思朝夕延問至於給諫遺補之職是日諫官月請諫紙時政有失無不極言望陛下聽政之餘招召學士諫官論謀政道俾獻讜言明書黜陟之科以責語言之效書云又

時賜若肅時雨若以爲範言之繫於君德臣請嚴祀於宗廟社稷精禱於岳瀆神祇進忠良退不肖除寇盜恤憚癸慎刑罰明拳選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王道砥平無徧無黨中外除改請守舊規長興四年已前勅命繁碎者請重選擇如新勅不及舊章更請却依前代如舊章不如新勅便釐革施行儻不阻於奏陳庶漸臻於理體詔口盧文紀早踐班行迭更顯重動惟稽古言必爲時當朕求治之初首居輔弼之位能竭事君之節以申報國之勞引經義而究其本根合時事而先於條貫請宣學士兼召諫臣言陰陽序理

之端人事調和之本又嚴修祀典精事神祇宜令有司依奏虔絜所云進忠良而退不肖除寇盜而恤憫癸雖責在朕躬亦資於調燮刑法舒慘宜令大理寺御史臺明慎詳讞勿至冤誣選賢退愚宜令三銓選部精覈慎選所異得人新舊制勅宜令御史臺與三司官員詳擇以聞二年又上疏曰臣近蒙召對面奉天旨凡軍國庶事利害可否卿等位居輔弼並合盡言臣等仰承詔諭退自省循時遇休明各叨輔弼才器不能經綸庶務智術不能康濟大猷致陛下宵旰於丕圖憂勤於治道有覲面目待罪巖廊尚沐宸慈

猶寬册免莫不克心自勵俛首深惟願竭愚鄙之誠少副昭回之鑒臣聞古先哲王樂聞已過道塗立誹謗之木門庭樹告善之旌從諫如流聞議能服所以十年長乂享祚無窮陛下自纘邦家克敦慈儉守先皇仁政遵列聖彝章人樂和平政皆畫一天無稜沴之象地無變怪之妖日月無爽於虧盈星緯不差於纏次襞諫紙者無詞可措持皂囊者無過可規凡百庶寮奉職不暇臣伏覽貞觀故事見魏徵馬周之章疏王珪劉洎之奏論或講貫古今或鋪陳政術皆萬代之長策非一介之狂言苟異經謀何名獻納臣等

伏計宸美圖度者必以嶺嶠未平島夷猶梗巴梁恃險井絡纏妖鮮卑尚撓於邊陲將帥未施於方畧臣等以爲非獨人謀未至亦恐天意使然聲教苟孚廓清何晚臣略以前事明之何者卽如漢高前代之英主也一劍初奮於彭城五年方誅於項籍洎南平英布北扞匈奴解白登之圍避柏仁之難凡十餘年親當矢石乃混車書如太宗文皇帝本朝之聖祖也自起義太原佐命高祖乃定江南之草竊殄隴右之陸梁禦突厥於便橋擒公祐於京口凡十餘年櫛風沐雨命將出師方得華裔同風寰區無撓伏念陛下爰

從踐祚經歷一恭雖乃聖乃神不下於漢高文祖而且耕且戰更詳於人事天時侔武王一舉盪平體創踐十年教戰若治兵之至要御衆之大端攻必取而守有餘戰必勝而幸無怠發號出令保大定功俾軍戍咸憚於機權部較皆存於信義驅之可以蹈湯火使之可以爲蚩沙此則聖謀懸於殼中神策已包於術內何假芻蕘小輩草野凡生持蠡妄測於滄溟側管彊窺於穹昊不量事體虛費莠言故論語載仲尼治衛必也正名言順事行勿容苟且名言之際聖哲攸艱况在凡嘗豈宜容易思出其位古人所非臣

等謬處台衡奉行制勅但緣事理互有區分軍戎不在於職司錢穀非關於局分苟陳異見卽類侵官况才不濟時識非經遠因五日起居之例於兩班旅見之時畧獲對駁兼承顧問此際衛士周環於階陛庶臣羅列於殿庭四面聚觀十手所指臣等苟欲伸愚短此時安敢敷陳韓非昔懼於說難孟子亦憂於言責臣竊惟本朝故事肅宗初平寇難再復窳瀛頗經涉於艱難尤勤勞於委任每正衙奏事則泛咨訪於群臣及便殿詢謀則獨對揚於四輔自上元元年後於長安東置延英殿宰臣如有奏議聖旨或有特宣

皆於前一日上聞及對御之時只奉冕旒旁無侍衛獻可替否得曲盡於討論捨短從長故無虞於漏洩君臣之際情理坦然伏望聖慈俯循故事或有事關軍國謀而否臧未果決於聖懷要詢訪於臣輩則請依延英故事前一日傳宣或臣等有所聽聞切關利害天形文字須面敷敷臣等亦依故事前一日請開延英當君臣奏言之時祇請機要臣寮侍立左右兼乞稍霽嚴顏恕臣荒拙雖乏鷹鷂之効庶盡葵藿之心恭惟陛下睿畧縱橫天機沉邃臣等以愚智而干聖智以凡情而測聖情如螢爝比耀於烏蟾畎澮爭

流於江海然而天覆地載君義臣行持祿取容卽見
議於物論有犯無隱慮不慙於聖懷旣顯奉德音俾
令奏對合披愚款先瀆宸聰詔曰朕聞宮鳴商應則
律呂和君唱臣隨則邦家理興化之本百代同歸朕
顧惟耿冲獲奉基構慮生靈之未泰憂政教之不明
旰食宵衣未嘗暫暇副我焦勞之意屬於輔相之臣
卿等濟代英才鎮時碩德或締構於興王之日或經
綸於贊聖之時盭桷之任俱存藥石之言並切請復
延英之制以伸議政之規而况列聖遺芳皇朝盛事
載詳徵引良切嘉歎恭惟五日起居先皇垂範俟百

寮之俱退召四輔以獨昇接以溫顏詢其理道計此
時作事之意亦昔日延英之流朕叨獲嗣承切思尊
守將成具美不爽兼行其五日起居令仍舊尋嘗公
事亦可使舉奏間或事屬機宜理當密秘量事繁慢
不限隔日及當日便可於閣門祇候具榜子奏聞請
面敷敷卽當蓋屏侍臣端居便殿佇聞高議以慰虛
懷朕或要見卿時亦令嘗侍宣召但能務致理之實
何必拘延英之名有事足可以討論有言足可以陳
述宜以沃心爲務勿以逆耳爲虞勉罄謀猷以裨寡
昧

張延卽爲相兼判三司清泰二年上表曰臣濫承雨露擢在均衡兼叨選部之銜仍掌計司之重况中省文章之地洪鑪陶鑄之門臣自揣量何以當處是以繼陳章表疊貢情誠乞寢眷恩免貽朝論豈謂御批累降聖旨不移決以此官委臣非器所以強收涕泗勉過怔忡重思事上之門細料進忠之路竊以位高則危至寵極則謗生君臣莫保於初終分義難防於毀譽臣若保茲重任忘彼至公徇情而以免是非固位而偷安富貴則內欺心府外負聖朝何以報君父之大恩望子孫之延慶臣若但行王道唯守國章隄

人必取常才決事須依正理確爲形勢堅塞倖門則可以振舉宏綱彌縫大化助陛下含容之澤彰國家至理之風然而讒邪者必起憾詞憎嫉者寧無謗議或慮至尊未悉群謗難明不更拔本尋源便俟其瑕受玷縱臣心可忍臣耻可消只恐山林艸澤之人稱量聖制冠履軒裳之士輕慢相庭臣又以國計一司掌其經費利權幹務職在稽收將欲養四海之貧民無過薄賦贍六軍之勁卒又在豐儲利害相隨取與難酌若使罄山林木竭澤求魚則地官之教化不行國本之傷殘益甚取怨黔首是瀆皇風况諸道所徵

賦租雖廣數額時逢水旱或遇蟲霜其間則有減無
添所在又申逋係欠乃置軍儲官俸嘗急急於供須
夏稅秋租每懸懸於繼續况今內外倉庫多是罄空
遠近生民或聞饑歉伏見朝廷尚添軍額更益師徒
非時之博糴難爲繫日之區分轉大切慮年支有關
國計可憂望陛下節例外之破除於諸頭之儉省不
添冗食且止新兵務急去繁以寬經費減省從儉漸
俟豐盈則屈者知恩叛者從化弭兵有日富俗可期
臣又聞治民尚清爲政務易易則煩苛並去清則偏
黨無施若擇其良牧委在正人則境內蒸黎必獲蘇
息官中倉庫亦絕侵欺伏望試見在之處官無乖撫
俗擇將來之蒞事更審求賢儻一一得人則農無所
苦人人致理則國復何憂但奉公善政者不惜重酬
跡理無功者勿頒厚俸益彰有道兼絕徇情伏望陛
下念臣布露之前言閔臣驚憂於後患察臣愚直杜
彼讒邪臣卽俾副天心不防人口庶幾萬一少荅聖
明帝優詔荅之召於便殿謂之曰爾所論奏深中時
病朕於恩澤之中不無假借添置軍旅比緣戎事近
細思之於事無益形之切言深勅救朕失國計事重
日得商量無勞過慮也

晉和凝為中書郎平章事高祖將幸鄴都時襄州安從進反狀已彰凝乃奏曰車駕離闕安從進或有悖逆何以待之帝曰卿意如何凝曰以臣料之先人有度人之心臨事即不及也欲預出宣勅十數道密付開封尹鄭王令有緩急即旋填將較姓名令領兵擊之帝從之及聞唐鄧奏報鄭王如所勅遣騎將李建崇監軍焦繼勳等領兵討焉相遇於湖陽從進出於不意甚訝其神速以至於敗尋疑之謀也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八

公忠

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傳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公忠之謂矣蓋策名委質抱公滅私臣之道也憂國忘家有死無貳臣之節也若乃居丞宰之重裁邦國之政而能義均休戚節貫屯夷至公以滅私純心而

無驕彌綸闕漏啓納而盡忠扶持顛危周旋而匪懈
 中立之操至累而益明惴欵之誠難至而易見宣股
 肱之力爲社稷之臣亦何代無其人哉自非明允篤
 誠經德秉哲服膺善道不爲利疚者孰能與於斯邪
 殷伊尹爲相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
 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地名有王離宮焉三年伊尹攝
 政事當國以朝諸侯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
 善於是伊尹乃迎太甲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
 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廼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
 甲稱太宗伊陟爲相時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太戊立

伊陟贊言于巫咸

贊告也巫咸臣名也

巫咸治王家有成殷復

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周公旦佐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

群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戚近也未可以死近先王也又曰三公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

周公於是

乃自以爲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

璧以禮神圭以

爲質告於太王王季

告謂祝辭

史策祝

史爲策祝詞也又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

也祝此獨此簡書以告三王

曰惟周元孫王發勤勞阻疾

阻一作咀若

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且代王發之身

丕子之責

謂疾不可救也不可救于天則當以且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

且巧

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此乃王不如且多材

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武王受命於天帝之

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

敬畏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故能定先人無墜天

之降保命民先王亦有依歸言不救則墜寶命保救之則先王上有依歸矣

降墜也保猶祐也有所今我其即命於元龜就受三王之命

於命龜大卜知吉凶者也元龜大龜也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

俟爾命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也爾不許我我乃

屏璧與圭不許不瘳也屏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

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之皆曰

吉發書視之信吉書也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藏

占兆書管籥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且新受命三王

維長終是圖我新受三王命武王茲道能念予一人

一人天子也茲比也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藏之于匱緘之以

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周公卒後秋未獲暴

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

服以開金縢書王及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

說一作簡所藏請二公及王乃問史伯執事二公及

故先見書也史伯執事皆從命策書本也史伯執事曰信有昔周

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泣者傷周公忠孝誠如是而無知者矣

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

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也

周公勤勞

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

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亦宜恭有德也

王出郊天乃

兩反風禾盡起

如以玉幣謝天也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也反風風還反也

二公

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

築拾也禾為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

下禾乃所失亡

歲則大熟初成王幼不能泣祚

泣視也不能視祚階行人

君之事

周公相踐祚而治

踐履也代成王履祚階攝王位治天下也

抗世子

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

抗

舉也謂舉以子之法使與成王居以學之

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

王世子之道也

以成王之過擊伯禽則是以感喻焉

周公還政成王

面就臣位軀軀

軀軀敬謹貌

如畏然成王少疾病周公乃

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

者乃且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

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

反周公

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故作狼跋之詩

召公虎為王卿士時厲王出奔

彘晉地漢為縣屬河東今永安也

厲王太子靜匿虎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

吾為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

我為讐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讎懟

在危險之中怨

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

周

漢蕭何微時與曹參善及為宰相有隙參自戰封賞每在河封功

多而後故 怨何也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

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

申屠嘉文帝時為丞相為人廉直門下不受私謁

霍光昭帝時為大司馬輔幼主政自已出帝時八歲也昭事一

光天下想聞其風後蓋至燕王上官桀與子

安謀殺光廢帝光蓋誅桀安等光威振海內帝既冠

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魏相宣帝初為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

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

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對事言春秋譏世卿宋惡

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

以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大將軍兄

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

女皆通籍長信宮通籍入禁門之中皆有名之恣出入也或夜詔門出

入驕奢放縱恣宜不制宜漸也不制不可制節也宜有以損奪其

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
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
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
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
始得上聞

張安世宣帝時爲大司馬領尚書事嘗有所薦其人
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

爲通

有欲謝者皆不之也一日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

張禹成帝時爲丞相後以特進爲太子師見時有變

異若嘗人不安擇日潔齋露著

露筮易著于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

也書草名筮者所用也

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吉如有不

吉禹爲感動憂色

孔光安帝時爲丞相帝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繇
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
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
后在國卽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
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爲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
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有力光心恐傅太
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卽議以爲定陶太
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帝從武言北

官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傳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
帝所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帝不得直道行頃之
太后從弟子傳遷在左右尤傾邪帝免官遣歸故郡
傳太后怒帝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太司空師丹奏言
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
也免歸故郡後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
德誠不小愆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群臣思求
其故至今未有所改舊有不善之事皆未改除臣請歸遷故郡以
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為侍中脅於傳太后皆
此類也又傳太后欲與成帝母稱尊號群下多順指

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

可只人不可帝重距大臣正議重難也又內迫傳太后倚違

者連歲倚又猶依又耳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為大

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為

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大夫講問疑難舉

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

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

後漢第五倫章帝時為司空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

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

弁封上其無私若此

袁安和帝時爲司徒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鳴流涕

魯恭安帝時再爲司徒恭在公位選辟高第至侯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

乎終無所言

言人患學之不習耳若能習自有鄉里之舉豈待要三公之辟乎

李卻安帝時爲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會北鄉侯立卻復爲司徒及北鄉侯病卻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卻功不顯

李固冲帝時爲太尉梁太后臨朝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詳審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鄉閭之利勿弱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爲質帝

劉矩桓帝時爲司空以蠻夷叛免靈帝初復爲太尉矩再爲上公所辟召皆各儒宿德不與州郡交通順辭默諫多見省用

陳蕃永昌元年爲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推官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

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祥未立政事日蹙諸君柰何
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
愷恠皆起視事靈帝初卽位竇后臨朝蕃與后父大
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
莫不延頸想望太平

李咸爲太尉靈帝熹平元年中嘗侍曹節王甫欲別
葬竇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
嘗侍趙忠監議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
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旣議坐
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

時定怪公卿以下各相顧望司隸較尉陳球曰皇太

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

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卽下議曰皇太后自在

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授上聖明承繼宗

廟功烈至重先帝宴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

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

馮貴人冢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并尸魂靈汙染日

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嗤球

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旣寃皇太后無故

幽閉臣嘗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

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
然後大言曰臣本謂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爲之愧
曹節王甫復爭之於是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
帝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闡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
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于衛后孝武皇帝身所
廢棄不可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當嘗制
坤育天下且援立聖明光降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
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子無黷母臣無貶君宜合
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后雖爲不
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議
者乃定咸在朝清忠權幸憚之

荀爽獻帝初爲司空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恐暴
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畧之士將共圖之
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顥等爲內謀會病薨
王允初平元年爲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卓尚留雒
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性屈意每相承附卓
亦推心不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
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
隸較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以護羌較
尉楊瓚行左將軍執事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

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
授天子還雒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璠爲僕射瓚
爲尚書二年卓還長安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
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瑞曰自歲末以來
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彗孛仍見晝陰夜陽
霧氣分侵此期應促盡內法者勝幾不可後公其圖
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
呂布因刺殺之及李傕郭汜爲亂攻長安城陷呂布
奔走布駐馬青鎖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
衆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
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
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傕乃收允殺之及宗
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天子
感慟百司喪氣後遷都於許獻帝思允忠節使改殯
葬之

趙溫爲司徒時李傕與郭汜不協傕欲移獻帝溫與
傕書曰公前託爲董公報讐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
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釋也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干
均之讐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寤遂成禍亂朝
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虧損而復欲

移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爲
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兵
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催大怒欲遣人
害溫其從弟應故溫掾也諫之數日乃止
楊彪爲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爲
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彪見漢祚將終自以
累世爲三公耻爲魏臣遂稱足攣不復行積十餘年
魏文帝卽王位欲以爲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辭曰嘗
以漢朝爲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爲
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爲榮也帝不奪其意

蜀諸葛亮爲丞相章武三年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
事亮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建興元年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群太史
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
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
不繇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來戒
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
各以著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
亦將偪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
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千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

潘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濞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蕪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况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殂今天下三分

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解於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日能是以眾議舉
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
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
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
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
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
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
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往
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繇是感激
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

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按劉備以建安十三年遣亮使吳亮

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整二十
年然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一年是也先帝知

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
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漢書地理志曰瀘淮
水出牂牁郡句町縣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

三軍北定中原內竭駑鈍攘除奸凶復興漢室還於
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對
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
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
若無忠益之言責攸之禱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

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
 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亮與
 法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亮出
 駐漢中張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嘗稱曰公賞
 不遺遠邇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
 免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李嚴嘗有書與亮勸
 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荅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
 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
 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知於先帝位極人
 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寵齊晉坐

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

升雖十命可受况於九和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

成都喬亮子也令諸將子弟皆得轉運思惟異同榮辱今

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

吳顧雍為丞相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

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然於公朝有

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大帝嘗令中書郎詣

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究而

論之為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

無所施設即退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

言是事未平也。孫當重思之。

晉安平王孚初爲魏太傅高貴鄉公，遇害百官莫敢奔赴。孚枕尸於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會太后，令以庶人禮葬孚，與群公上表乞以王禮葬從之。」孚性至慎，宣帝執政嘗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亦不敢逼。後進封長樂公，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歔歔，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

衛瓘爲司空，領太子少傅，惠帝之爲太子也，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每欲權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啓，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而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言曰：『公真大醉邪？』瓘於此不復有言。」

張華惠帝時爲司空，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爲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謚驕傲，太子恨之，形於言色，謚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族，自涇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已，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

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又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力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權威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群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群臣莫敢有言者唯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已來每廢黜正嫡嘗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僕射裴頠以爲宜先簡較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

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手書事十餘使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爲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爲鎮西將軍抗亂關中氏羗反叛乃以梁王彤代之或說華曰趙王昏昧信用孫秀變詐姦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彤許諾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彤曰氏羗自反非秀之爲故得免死倫旣還譖事賈氏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繇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讐華少子躡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

德以應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扶朝廷爲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拒之雅怒曰及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卧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頴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作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焉遂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

王渾惠帝時爲司徒時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等公孫宏說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濟參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厭衆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爲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使物情有憑也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拒瑋瑋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大誅渾乃率兵赴宮

傳祗懷帝時爲司徒大將軍荀晞表請遷都使祗出詣河陰修理舟楫爲水行之備及雒陽陷沒遂共建

行臺推祗爲盟主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傳檄四方子宣先尚弘農公主乃遣宣將公主與尚書令和郁赴告方伯徵義兵祗自屯盟津小城宣弟暢行河陰令是以待宣祗以暴疾薨時年六十九祗自以義誠不終力疾手筆勅勵其二子宣暢辭旨深功覽者莫不感激慷慨

王導元帝時爲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爲之危心導率群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令

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群臣及四方並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又自漢魏已來群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睞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感繇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陸曄成帝時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蘇峻之難曄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鹵威變節峻以曄吳士之望不敢加害使守留臺會康術以苑城歸順時兵推曄督宮城軍士

何充廢帝時爲侍中錄尚書事以衛將軍褚裒皇太后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參錄尚書裒以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曰桓溫褚裒爲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疆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已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爲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

王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爲中書令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

宋袁粲爲尚書令與褚淵等受顧命元徽元年丁母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二年桂陽王休範

爲逆粲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吏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諸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卽平殄

後魏長孫嵩太帝未爲司徒明元帝寢疾問後事於嵩嵩曰立長則順以德則人服今長皇子賢而世嫡則天所命也請立之乃定策詔太武臨朝監國嵩爲左輔

陸麗文成時受心膂之任封平原王爲司徒公和平

六年文成厭世麗療疾於代郡溫泉聞諱欲赴左右
止之曰王德望素重姦臣若疾民譽慮有不測之禍
願少遲迴朝廷寧靜然後奔赴猶爲未晚麗曰安有
聞君父之喪方慮捍難不卽奔波者遂便馳赴
後周竇熾爲太傅武帝於太德殿將謀代齊熾時年
已衰老乃扼腕曰臣雖朽邁請執干櫓首啓戎行得
一觀誅翦鯨鯢廓清寰宇省方觀俗登岳告成然後
歸魂泉壤無復餘恨帝壯其志節遂以熾第二子武
當公恭爲左二軍總管

隋高頴爲右僕射兼納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
唐馬周爲中書令臨紆索陳事表草一一手自焚之
慨然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之名吾弗爲也

溫彥博太宗時爲中書令自掌知機務卽杜絕賓客
國之利害知無不言太宗以是嘉之

褚遂良高宗永徽中爲尚書右僕射知政事高宗欲
立武后遂良將以死爭之或曰長孫太尉當先言之
遂良曰太尉上之元舅脫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
之名不可曰英公勸上之所重當先言之遂良曰司
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功臣之名不可遂
良起自草茅無汗馬功蒙先帝殊遇以至今日且躬

奉遺詔若不盡其愚誠何以下見先帝遂謀極言忤旨出爲潭州都督

劉禕之則天朝爲鳳閣鸞臺三品禕之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大后旣能廢昏立明何用臨朝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其言則天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豈復顧我恩也

狄仁傑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中宗自房陵還宮則天匿之帳中召仁傑以廬陵爲言仁傑慷慨敷奏言發涕流遽出中宗謂仁傑曰還卿儲君仁傑降階泣賀旣已奏太子還宮人無知者物議安審是非則天

以爲然乃復置中宗於龍門具禮迎歸

姚元之則天聖曆初爲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則天謂侍臣曰往者周興來俊臣等推勘制獄朝臣遞相牽引咸承反逆國家有法朕豈能違中間宜有枉濫更使近臣就獄親問皆得手狀承引不虛朕以爲然卽可其奏近日周興俊臣死後無聞有反逆者然則已前就戮者不有冤濫邪元之對曰自垂拱已來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毒酷自誣而死告者特以爲功天下號爲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自不保何敢輒有動搖被問者若翻又懼遭

其毒手將軍張遽勗李安靜等皆是也賴上天降監
聖情發明誅鋤克豎朝廷又安今日以微軀及一門
百口保見在內外官更無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狀但
收掌不須推問若後驗反逆有實臣請受知而不告
之罪則天大悅曰以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
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後則天移居下陽宮中
宗率百官就宮起居王公已下皆欣躍稱慶元之獨
嗚咽流涕彥範東之謂元之日今日豈是啼泣時邪
恐公禍從此始元之日事則天年久作此辭違情發
於中非忍所得爲昨從公誅西逆者是臣之嘗道豈

敢出言今辭違舊主悲泣者亦臣子忠節緣此獲罪
實所甘心無幾出爲亳州刺史至睿宗朝元之爲中
書令玄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涉朝政宋王成器爲
閑廐使岐王範薛王業皆掌禁外兵議以爲不便元
之與侍中宋璟密奏請令公主往就東都出成器等
諸王爲刺史以息人心

崔玄暉爲鸞臺侍郎知政事則天不豫宰相不得召
見者禁日及疾少間玄暉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
友足可親侍湯藥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則
天曰深領卿厚意尋以預誅張易之功擢拜中書令

時崔湜託附太平公主將謀逆亂幽求乃與右羽林將軍張瞻請以羽林兵誅之仍令瞻密奏東宮曰宰相中有崔湜岑羲俱是太平公主進用見作方計其事不輕殿下若不早誅必成大患一朝事出意外太上皇何以得安古人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唯請急殺此賊劉幽求已共臣作定計訖願以身正此事赴死如歸臣既職典禁兵若奉陛下命便當除剪玄宗深以為然瞻洩其謀於侍郎御史御先賓太子大懼遽列其狀睿宗下幽求等詔獄令法官奏幽求等以疎聞親罪死玄宗屢赦獲免乃流幽求于封州瞻于

終州歲餘太平公主等伏其其日制以幽求為左僕射知軍國事

宋璟睿宗朝為吏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三品時玄宗

在春宮太平公主謀不利於

玄宗嘗於光範門內乘

輦伺執政以諷之衆皆失色

璟昌言曰東宮有大功

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安

時有異議遂與姚元之

同奏請令公主就東都以絕

六謀玄宗懼抗表加罪

於璟等乃貶璟為楚州刺史乃

玄宗即位以璟為侍

中開元四年秋駕幸東都次永

寧之嶠谷馳道隘狹

車騎停擁帝怒河南尹李朝隱

及知頓使王怡將罪

之璟入奏曰陛下富有春秋方事巡狩暨以窄隘致罪二臣竊恐將來人受其弊帝

陛下責之以臣言而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繇於下

請且使待罪於朝然後詔復其職則進退得其度矣

玄宗深善之十二年車駕東巡京為留守帝臨發謂

璟曰卿國之元老為朕之股肱十日今將巡維邑為

別歷時所有嘉猷宜相告也璟曰極言得失特賜綵

繒等物仍降手制曰所進之言盡之座右出入觀省

以誠終身其見重如此源乾曜開元中為侍中上疏曰

求京職俊乂之士多任外官王迥平分不合如此臣

三男俱是京任望出二人與外官以叶均平之道帝

從之於是改其子河南府參軍為絳州司功大祝

縈為鄭縣尉因下制曰源弼等父在樞近深惟謙挹

思代官之咸列慮時才之未序率先庶僚崇是讓德

傳不云乎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

道之或行仁豈云遠因令文武僚父子兄弟三人

併任京司者任通融各依資處分繇是公卿子弟京

官出外者百餘人

帝見素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天寶十五年玄宗幸蜀

郡見素與楊國忠脫身扈從。忠素無學術，不知禮體。臨難，恟懼，迫乘輿出城道，以畧無儲備。玄宗至咸陽，望賢官榛蕪蔽路，官吏四散。從官咸怨國忠及次武功之馬嵬驛，右龍武軍將軍陳玄理素以忠正稱，乃奏國忠不臣，誅之。見素為亂兵傷，額。玄宗命左右傳呼曰：「莫傷！」常見素仍遣親王以藥傅之，遂獲全。見素晨夜匪懈，忠節逾厲。玄宗益親重之。

苗晉卿為侍中，代宗卽位，晉卿已年衰暮。廣德初，吐蕃寇長安，晉卿時病卧私第。蕃賊聞之，輿入逼脅晉卿，閉口不言，賊不敢害。及齊魯亂，至冊為太保，罷知

政事

崔祐甫建中初為相，薦延推舉無復疑滯。日除數十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帝嘗謂曰：「有人謗卿所除擬官皆涉親故，何也？」祐甫奏曰：「臣頻奉聖旨，今所有進擬庶官必須詣其才行者。臣若與相識，方可粗詣。若平生未曾相見，卽無繇知其言行，獲謗之繇實在於此。帝亦以為然。」

齊暎貞元中為相，時吐蕃數入寇，人心動搖。及上將行幸陝，暎曰：「夷狄亂華，臣之罪也。今人情恟懼，謂陛下理裝具糗糧，臣聞大福不再，柰何不與臣等熟計。」

之俯伏流涕帝亦爲感慟

陸贄德宗貞元中爲相嘗自以少年入翰林蒙幸天子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力爭之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

竇易直文宗朝在相位未嘗論用親黨凡於公所舉卽無所避

常處厚爲相太和元年四月宰相等於延英旣出再召處厚獨對一刻餘時宰臣啓事得請之後往往中變是日處厚與裴度竇易直同對旣而從容獨進曰陛下用臣等爲宰相使參大政前後論奏皆蒙聽納

近日雖云不阻然臣等旣退尋多改易事若出自聖旨則是陛下示臣等以不信若與別人商量則臣等不合更居此位且裴度以元勳舊德歷相四朝孜孜竭誠人望所屬陛下固宜親重易直以忠厚長者輔佐先帝陛下亦當委付微臣是陛下首自選擇用非因人所言不從臣合先退乃再拜陳乞帝瞿然曰卿何事和朕知卿合作宰相也昨內難旣定朕以人望所屬用卿不疑重國事多方倚所賴今卽辭免是彰朕之不德朝廷四方其謂朕何慰勉久之而退旣出延英門遽命中人復召處厚獨入諮訪移時畧開陳

理體者數百言其要以旌別淑慝修舉法制爲請因復懇言裴度勲大望崇且其心忠盡可以久於任使帝欣納焉

裴度爲司徒中書令及薨文宗怪度無遺表中使問之家人進其藁草其旨以未定儲位爲憂言不及於家事

魏謩宣帝時爲戶部侍郎平章事謝日奏曰臣無稷契之才驟叨稷契之任將何以仰報鴻私今邊戎粗安海內寧息臣愚所切陛下未立東宮俾正人傳導以存副貳之重因泣下帝感而聽之先是累朝人君

不欲人言立儲貳若非人主已欲臣下不敢獻言帝春秋高嫡嗣未辨謩作相之日率先啓奏人士重之梁敬翔爲相及劉鄩失河朔安彥之喪楊劉翔奏曰國家連年遣將出征封疆日削不獨兵驕將怯亦制罾未得其術陛下處深宮之中與之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之勝負哉先皇帝時河朔半在親御虎臣驍將獨不得志於敵人今寇馬已至鄆州陛下不留聖念臣所未諭一也臣聞李亞子自墨纒統衆於今二年每攻城臨陣無不親當矢石昨聞攻楊劉率先負薪渡水一鼓登城陛下儒雅守文未嘗如此

伴賀瓌輩與之較力而望攘逐寇戎臣所未諭二也
陛下所宜詢於鯨老別運沉謀不然則憂未艾也臣
雖駑怯受國恩深陛下必若乏材乞於邊陲效試未
帝雖知其懇惻竟以趙張輩言翔怨望不之聽及王
彥章敗於中都晉人長駟而南末帝急召翔謂之曰
朕居嘗忽卿所奏果至今日事急矣勿以爲懟且指
朕安歸翔泣奏曰臣受國恩僅將三紀從微至著皆
先朝所遇雖名宰相實朱氏老奴耳事陛下如卽君
以臣愚誠敢有所隱陛下初任段凝爲將臣已極言
小人朋附致有今日晉軍卽至段凝限水欲請陛下
居避敵陛下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應敵陛下必
不果決縱良平復生難以轉禍爲福請先死不忍見
宗廟隕墜言訖君臣相向慟哭及晉主陷都城有詔
赦梁氏臣僚李振謂翔曰有制洗滌將朝新君翔曰
新君若問其將何辭以對是夜翔在高頭里第宿於
車坊欲曙左右報曰崇政李太保已入廟翔返室歎
曰李振謬爲丈夫耳朱氏與晉仇讐我等始同謀畫
致君無狀令少主伏劍於國門縱新朝赦罪何面目
入建國門邪乃自經而卒

